

全州志

卷九

340.179

135

部二二九

共十本

藝文中

藝文

高遵易啟知全州制

宋蘇轍

某黔南雖遠而任制為重爾以親往憚於嶮艱以命濬
瀾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乞全州免聽廣西節制奏狀

宋李綱

據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狀申照會
本州係湖南僻遠邊州昨緣本路盜賊四起鄴路廣西經
略司措置隄備奏乞朝廷割本州隸廣西因此畫一紹興
元年九月一日奉聖旨今後遇有軍期其全州許聽廣西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經畧安撫司節制互相應援易契勘本州止管兩縣共有
九鄉所入財賦至微累年調發兵馬非少支遣浩大又去
夏遭孔賊殘破民力凋瘵雖與廣西相鄰緣係湖南古郡
卽今本路盜賊未息州縣悉力隄備外隸本路帥司名更
聽廣西經畧司節制設有調發本州兵馬或分屯官兵
劄不惟難以應副又緩急之際與本路帥司指揮兩有牽
制若一違戾以誤軍事官吏枉負典憲申乞施行須至奏
聞者右臣契勘全州自舊係湖南屬郡南至桂州雖只二
百里其川原道路並不相接遇全州管下盜賊出沒并別
處盜賊侵犯其全州措置事宜并聽湖南路帥司節制其
全州不失隄備則廣西路更無乞期如去年六月



犯桂州事勢危急願湖南路安撫使司速發兵以禦之
項軍馬自全州徑入桂州界方始解圍以此顯見全州只
合聽受湖南路安撫使司節制今若令更聽廣西節制不
惟一州難以遵守兩司指揮兼廣西路桂州遇有軍期其
事宜並須先在湖南况今本路武岡軍管下接湖北等處
搖賊作過正與全州一帶溪洞徭人連接臣已措置調發
其將及令全州等處團結兵民併力捍禦掩捕若全州聽
受節制不一深恐緩急調兵及分屯軍馬因緣牽制無所
適從有誤臣本路軍事實爲未便所據武功大夫榮州團
練使知全州軍州事蘇易前項狀申欲望聖慈詳酌特降
睿旨全州免聽廣西經畧安撫司節制如日後廣西或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志

二

南路有軍期卽兩司自相關報應援施行庶幾各路軍政
歸一不致別有侵紊

諫封倭疏

明曹學程

題爲倭情已變封事宜停懇乞宸斷亟亟賊臣止冊使以
存國體以安宗社事邇者封事已壞發言盈廷走宗城縛
惟敬戮從臣遼陽偵報不虛冊使揭帖踵至矣頃者聖旨
允戴士衡周孔教疏看令九卿科道會議戰守機宜毋貽
後悔是皇上已洞見封事之非而決之衆論也又奉聖旨
選風力科臣一員與楊方亨冊封是皇上又疑惑於楊方
亨之揭謂封事可成也詎知石星方亨同條共貫轉相欺
誑詞不足憑且三臣共使異域宗城出亡惟散就

方亭獨晏然無事哉方亭且生死未卜日暮途遠
禁泊流言卽三尺童子亦知其詐非本兵矯誣以欺陛下
必狡倭設計以陷中朝望陛下詳察而熟計之也本兵謂
遼東撫按之報視爲流言今冊使李宗城之揭將不足信
乎倭情已變猶云未變封事已敗猶云可成賊臣誤國一
至於此吾誰欺欺天乎今據李宗城揭稱關白執沈惟敬
要求七事原不爲封雖不顯言大都有據倭夷狡詐異常
貪饕無厭得封不已必求入貢入貢不已必求互市互市
不已必求和婚和婚不已必求朝鮮納賦納賦不已必求
分割尚義割地不已必求席捲朝鮮渡鴨綠而薊遼危矣
倭情吐露不待今日自宋應昌經畧之始李如松入援之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時沈惟敬使倭之日已與挿盟卽不盡許七事業已經許
一二顧養謙封貢一疏李如松與沈惟敬一札情形破敗
不在於惟敬就縛之日已發覺於朱龍光未死之先不然
朝鮮日本一葦可航悠悠年餘何難一決此其故不難於
一封而難於七事不辯可知也夫堂堂天朝反爲倭制皇
皇天使竟作虜囚愈要挾則愈彌縫愈昭露則愈箝制此
忠義之士日夕拊心飲血相與罷封事決戰守斷奸臣首
以謝天下乃悞國賊臣內外深結始終執拘甘心媚倭陛
下獨不鑒南宋之事乎秦檜史彌遠力主和議終移宋祚
前車已覆可爲寒心封事之非舉朝以爲不可宗城已悞
言事再報科臣攻擊卽以科臣往封是亦賊臣籠絡深計

成則歸於下不成交然科臣是以科臣寧甘開獲不
奉詔夫人臣既委質爲臣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死且不避
何敢避難爲不忠哉顧他日事成猶可結局了事萬一不
濟甚至執以爲質封外要求卽科臣仗蘇武之節効真卿
之義必不爲宗城抱頭鼠竄以貽國羞大損國威喪氣狡
夷貽臭萬年臣竊悲之爲今日計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
不可也若云可成則齎冊渡海不成則持節還朝視君命
如兒戲等冊使爲說客辱國欺君罪莫大矣事成功有所
歸不成責亦難諉天語煌煌著如皎日今日封事成耶敗
耶言官持議驗耶否耶陛下以平章軍國托元輔以參贊
機務倚樞臣天下事非一家私奈何偏執星狼狽自用臯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祿碌依阿星曰關白可封臯亦曰關白可封星曰再遣科
臣臯亦曰再遣科臣今日封倭之使卽昔日排已之人彥
博之薦唐介當不若是昔魏學會亦已任事竒功未見
下嚴譴學會而寧夏卒奏蕩平今東事潰裂元輔樞臣不
得辭其責矣大臣去留冊使行止社稷安危係此一舉
陛下熟察斧斷天下幸甚

星變陳言疏

曹學程

爲星變疊見人紀必壞懇乞宸衷亟宜修省回天意以保
神器以安社稷事竊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治天下
者拱無爲而民不擾何者道德元泊有似皇天皇者中
中開陰陽布剛正指天畫地神化潛通休

可勝量理固然也皇上自御極以來五年十月彗
氣成白虹八年八月彗見東南縱橫河漢十年四月彗
西北形如匹練十三年九月彗出羽林旁至十月乃滅
十九年三月彗見長尺餘歷胃室璧本年七月彗見東井
逆行入紫薇垣犯華蓋此其故非天譴之私而不與陛下
以禱祥之應正上天愛陛下之心之深且至也夫天爲天
下而立之君非以其表正萬邦撫馭億兆乎使不能方懋
厥德奉若天道則百度廢弛下民怨讟上帝必然震怒故
必出怪異之物災沴之類以警戒之昭示之令之改過而
自新轉禍以爲福則天亦不厭之皇上之所以致此者其
實有四臣不敢遠稽請卽以國朝証之可也如孝宗命諸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司詳議害民弊政又詔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文華
殿議庶政後以爲常是以朝序清明民物康阜天下太平
無事而保泰持盈之道得矣故雖有不爲災陛下於二年
冬十月視朝閱銓選又詔諸臣宜夜除前愆共維新政可
爲勤矣其後一任大臣張居正王家屏等預機務章奏皆
不報朝政久輟久輟則乾剛不振狡詐必生狡詐不已大
權必去大權一去而天下瓦解矣蓋禍不生於倉卒之時
而每基於成平之日其可危者一英宗卽位夏四月輒享
太廟大祀天地於南郊景帝元年春正月輒享太廟大祀
地於南郊嗣後雖日月不同而每歲弗廢可稱法天立

敬其風格

而宗社乂安 寧百神彙和萬姓致有白鹿之貢黃河之
清而無妖孽之萌卽彗見亦何不可禳哉陛下之享太廟
乃在三年正月祀天於南郊乃在十一月祀地於北郊乃
在四年夏五月至六年一祀天南郊七年一祀地北郊自
九年始至十九年一享太廟是後廟祀皆遺代獨不思山
川五祀以及都邑祠宇之凡有功德於民者皆有以祀之
辨其爲燔柴瘞埋之鉅典乎九廟神靈之式憑乎然則郊
廟稀臨則鬼神乏至鬼神乏至則邪說妖言必惑衆邪說
妖言惑衆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必垂君臣父
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垂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可
者二孝宗生母孝穆皇太后也太后崩帝方六歲哀慕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成人使太后在有不於萬幾之餘時左右之乎武宗當
漸猶聞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爲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
天下事重宜與閣臣審之則其平日之朝太后勤可知也
夫極孝之量明天而察地龍負圖地出龜澤林茂浮珍
怪草秀神魚躍彗之有不有又非所計也陛下視慈聖皇
太后生母也初居慈寧宮居正請太后視陛下起居乃徙
居乾清宮凡遇朝期五更請陛下寢所呼曰帝起泊陛下
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夫
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憑几之誼太后之
不忍一日離陛下何如邪陛下之不忍一日離太后

如邪太后敢陛下而陛下事太后

立爲皇太子不讀書卽召使長疏如西域曲宴被酒之事
聞責其過至陛下涕泣請改乃止循是以往措之四海可
云孝治矣比年來不聞一日三朝問安否於內豎之御者
豈其春秋鼎盛而玉趾之反踈於寢門乎是未可爲天下
信也其可惜者三成祖御午朝名羣臣奏事得以從容陳
論又命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
不當勿問歲如之仁宗端重沉靜好學問每名儒臣講論
不輟夫人主能於一日之間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近
宦官宮妾之時少自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下繫乎
人心而上應乎天運故其時麒麟至焉騶虞獻焉甘露降
焉慶雲生焉二十三年之內一彗之見詎得謂兩朝圖治
之失哉陛下祇二年十八年春一召見宰臣於皇極門毓
德宮後未有聞者無惑乎百姓疾苦而多不知有司貪婪
而不加察澇旱水火連年迭見而皆不內省厥躬此無他
敷治之道壅於上聞而蒙蔽之端中於臣下也其可憂者
四皇上思以聖明治天下獨缺之數者豈知朝政所以勤
民勤民正所以敬天郊廟所以報本報本正所以事天寢
門所以盡孝盡孝正所以合天天者理而已矣天道變於
上必人事垂於下捷如影響間不容髮誠克自切責則皇
天眷顧可保無虞天下幸甚

請建儲疏

曹學程

爲皇儲久虛承祧罔嗣懇乞聖明亟行冊立正東宮以崇

國本以安宗社事竊惟皇上自卽位以來春秋亦已高矣册立皇太子明詔終不可得而定也何者元子幼小册立之典姑俟二三年舉行此十四年正月聖諭也長幼自有定序此又十八年正月詔旨也然則長子之卽爲元子倫次之必不可亂陛下已明示於天下矣十九年八月接奉聖旨册立之事準於二十年舉行二十年又改至二十一年舉行茲旣屆期矣又詔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伏而思之是非不知羣臣之所當諫與太子之所當立也由外惑於讒佞而內溺於衽席故下拒乎忠讜而上忽乎宗祏臣固知陛下之不斷也夫治道不妨創興而國法貴乎由舊皇上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說謂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八

之創興未必是也謂之由舊則更非也獨不思列聖相傳煌煌鉅典萬世永遵繩繩不已陛下或忘之乎臣願爲陛下陳焉高皇帝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定有天下追尊高曾祖考廟號卽立世子爲皇太子踐阼之初其所先以此旣而皇太子薨輒立皇孫爲皇太孫當是時太祖尚未五十豈不可待而乃亟行册立夫亦曰天下之根本宗廟之憑依於是乎在自此以後立皇子爲皇太子則有若成祖立長子爲皇太子則有若仁宗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則有若宣宗立皇子爲皇太子則有若英宗立皇子爲皇太子則有若憲宗立皇子爲皇太子則有若孝宗立皇子爲皇太子則有若世宗立陛下爲皇太子則有若皇考穆宗其間

或一二三歲或四五六歲有出於嫡有不出於嫡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故皆建儲於元年祇皇祖獨稍緩耳陛下之遲遲不決命甫下而遞遷意將定而忽變豈其亦欲效皇祖世宗之所爲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夫以皇上之神明天縱而必謂不能及世宗者徒以有皇貴妃在也貴妃何嘗不自問后之位尊妃之位卑而子亦因之乃其深思積慮朝夕近侍奪嫡之心無日不存援立之謀無時或忘是必陛下過寵皇貴妃早有不根之談以語於衽席所以執此爲憑欲邀倖神器顛倒名分不然天子握治天下之柄而寧受制於人哉及今不斷則溥海仰望之心其瓦解矣此其事世宗時所無也如鄭承憲者皇貴妃之父也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九

每語人曰皇上享國長久皆由於不立東宮之效夫不立東宮則儲貳日虛必災害日至邇年來倭寇矣彗見矣旱告矣蝗入矣水溢矣凡此皆非避殿撤樂恤刑所能免也臣竊爲陛下思之此效也何效也此承憲之所爲效也蓋其所以懷禍藏奸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酒廣結山人術士緇黃之輩自譚內視貴妃則爲父上視陛下則爲舅可以無所不爲矣又况輔臣錫爵夢熊等之謂金封可行逢迎上意以保全富貴則與承憲蓄心夫豈大相徑庭哉殊不知天下萬一不測此輩亦身敗名裂爲萬世罪且視陛下爲何如主乎然則朝廷當以祖訓爲法子孫當以皇上

爲法也夫是故建儲之說卽下而窮簷

父老里巷小民莫不知東宮無待嫡之禮元子無金封之號若可金封冠服宮室無所辨也車馬儀仗無所別也府寮庶家無所分也則幸而陛下之精明也綜核皆由已出朝政不致下移謂之待東宮而三王者皆不謂之東宮也浸假而陛下之倦勤也晏處深宮致使耦大金尊黨邪滋蔓謂之待東宮則不可待而三王者無之而非東宮也尚可言乎此金封詔下陛下欲以愚天下而適以自愚也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日之太子卽千秋萬歲後之皇上何獨不念六歲時乎竟忍輕元子以輕天下而悉拒維京學曾等之忠諫也哉且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宗之典可背則祖宗之典亦不設故早立皇太子爲陛下之家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中

十

督實爲宗廟之主器名正而言順斯神歆而鬼享遐福靡窮萬壽無疆今皇上以天下之大事私議之於閨闈之中而私付之以宰相之札謂金封則金封已矣其何以上慰九廟在天之靈乎誠恐枝葉之害未有不自本先撥者內外臣工可爲寒心者此也故臣任言責之官不敢不諫諫不敢不盡倘中宮正嫡之生則元子退就藩服而何嫌倘難追新諭之出則數年已定明旨而可易伏乞速行冊立庶推之九廟則見其孝傳之四海則見其順且推之陛下則見其明更推之貴妃則見其賢夫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天下平矣使弗蒙鑒察又如前日降旨終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則願同維京等治罪以無負

朝廷立臺諫之職斯已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救魏學會疏

曹學程

爲泰運方臨天心仁育懇乞洪恩俯賜曲貸以光聖德以崇國體事頃者刑部臣等接奉聖旨魏學會玩寇失機招撫生事着照逆臣誤國例奪職從軍欽此臣仰懼天威俯思臣職竊惟忠臣之思報君猶孝子之思報親心無殊致理有同揆使魏學會無帷幄之謀而有矯兵之意是玩寇失機也使魏學會所托非人構兵結怨是招撫生事也不忠甚矣誤國何疑卽寅極典原不容貸詎知哮拜西部之人也自世宗朝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因跳脫來降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先帝以如天之覆冒柔遠兼容任使甚厚亦未諳有後世之變而遂加之以副總兵之職以至煽諸部長衆賊奉爲謀主拜子承恩與許朝爲左右副總兵土文秀與拜義子雲爲左右叅將殺巡撫都御史黨馨副使石繼芳據城以反又况順義王捲力克等皆亡命之徒也哉初魏學會之招東陽與朝也欲令其殺拜父子曾留固原十餘日以俟良有以也皇上一惑於玩寇一惑於招撫又一惑於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等語不卽加以誅戮免罪從軍是皇上已施法外之仁宏好生之德魏學會雖有百口其何說之辭顧其區區之功亦誠有不可得而泯

嘉靖三十二年

進士除戶部主事遷

郎中中官會商人請支芻糧以鉅萬乃力持以爲不可事
遂寢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其績最著
此可証之內外老臣而尚有知之者也當隆慶之初永平
之爲土蠻入也魏學會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共
追擊至義院之口而大捷焉特進爲右副都御史又嘗易
置將吏納降附釐屯田二十餘頃進兵部右侍郎提督神
機營又旋改吏部轉左侍郎其數破敵被上賞者不一諒
亦陛下之所共聞者耳洎穆宗升遐遺詔旣自張居正出
又與太監馮保有謀擅逐高拱魏學會獨挺然曰皇上踐
阼伊始輒輕棄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等語欲要諸大臣
請居正邸爭之諸大臣皆不往居正亦辭以疾其不避權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勢發奸摘伏此不可謂非高岡之鳴鳳中流之砥柱也故
其有功於朝廷甚大其後以有故而去嘗以南京戶部尚
書致仕茲皇上十九年春閣臣王錫爵特起而薦之蒙詔
以魏學會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是以河套
之斬土味安明也俘其馘四百八十餘級且奪賊馬畜器
械上下臣工皆稱是魏學會之功由是加之以太子少保
陛下豈遂忘之乎至於承恩陷玉泉取河西四十七堡又
渡河誘河套著力免等犯平虜花馬池旣已全陝皆動矣
魏學會檄副總兵李昫等或趨靈州或趨鳴沙使之沿河
扼賊南渡而學會自駐花馬池獨當賊衝及昫等渡河賊
將多遁去除寧夏鎮城爲賊所據而四十七堡盡復是亦

社稷之臣也尋承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餘其時麻貴等不能克不然慶王妃何至爲賊所殺宮人并金帛何至爲賊所掠哉皇上所以用石星言賜魏學會尚方劍以督戰學會遂與巡撫朱正色並攻連戰不下賊勢愈倉皇糧盡且兵困誠恐師久無功以負朝廷之重托故急與葉夢熊等定策決黃河大壩水灌其城而賊黨卜失免莊禿賴復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鐵雷爲先鋒宰僧萬騎從花馬池至沙湃口入爲拜聲援魏學會計無所出乃令遊擊龔子敬扼沙湃口又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搗土昧鐵雷遂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乃引去天下莫不知非魏尚書之功不至此然臣又竊思魏學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十三

曾自問豈不願斬拜首以謝闕下以丈人必終吉也倘萬一不克卽至粉骨碎身死於疆場固其受命出師之時之心亦早有以見及之矣不料其不幸而得罪逮至京師又不料其幸而逮未踰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拜縊闔室承恩磔市此豈非真宗社之靈而陛下明威之所致也哉第人臣竭智盡忠不避艱險功不可居而罪且踵至賞不能及而刑且莫逃如如松等之加恩有差夢熊等之各應世官國家之崇獎功臣固莫不知其宜也然豈盡夢熊如松等之勲哉皇上之所爲乃爾得毋得魚而忘筌邪獨不思及大學士趙志臯張位之力爲魏學會解乎尚書石星以下之多白魏學會無罪乎此且不足憑竊聞國禎亦

上疏有曰逮魏學會之命發自臣疏嘗自悔恨無及使魏學會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斯言也其亦於不悅勝已之中而生不掩人善之良心乎陛下益可以曉然於魏學會之勞勩也且其被逮時三軍雨泣親若父子此在廷文武諸臣莫不聞之而太息寧在廷文武諸臣俱有私於魏學會乎又豈魏學會能一一而遍懇之乎夫亦不忍令皇上削一有功之臣更不忍令萬世稱一播棄元老之君蓋實爲國惜也况乎臣躬任言官目擊時事旣當因職以進言何敢進言而不盡伏乞俯察輿情出於至公決無私護終奚忍以三朝碩輔之大臣而竟失於一日之疎虞哉願復還原職俾天下委心事主者邀寬仁而服大度效忠愫而報朝廷則信乎皇上之威與父母之恩並行而不悖而聖德自此益光明矣臣無任悚慄懇祈待命之至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四

全州學記

宋劉岑

古者國之政事未有不成於學者也獄訟士之事也而聽於學軍旅將之事也而謀於學進賢退不肖相之事也而進退於學命令君之所作也亦得議其善否於學是國之政事皆於學矣而諸侯之學非受天子則不可豈若後世郡國而皆有也漢興反秦之弊武帝采用儒生董仲舒公孫宏之言稽古立太學而文翁爲蜀郡守起學宮成都市中蜀民大化由是郡國皆有學矣然不過立博士養弟子員而止其政事則不與也其治功不能如古者有由哉至

於習文誦學使先王之言不亡而民知孝悌忠信禮義廉
耻以成其俗者猶其效也今天子再造區宇廓清氛祲勞
來還定與民休息孝悌之誠達於上下寧神事親靡求不
獲弛兵休士遠人咸格乃率舊章郊禮天地興廉舉孝命
有司建太學擇吉日率臨視之又詔奉使典州與郡縣之
吏皆責以學事頒鄉飲酒之禮使士大夫春秋有事其中
貴禮尚齒以興民行文治炳然與三代同風盛矣哉全之
爲州南接百粵風聲氣俗皆近粵其君子則齊魯之風不
由立學而何學始於慶歷四年今三遷其址矣而棟宇圯
且壞焉知州事高君楫與通判事王君著鳩工庀材易其
弊壞繼其闕乏闢其壅蔽自齋舍至於庖廡莫不有所會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頒御製文宣王贊及書羣經子傳於州則尊而閣之於講
堂之左且出私錢率士合財買田以補食之不足學無官
師得命吏如此而前進士鄧深實來官得其人而居以安
食以飽學者益衆於是相與求予文爲記夫能宣天子之
化以被於下者吏之職也強問學正身行以承天子之德
者士之職也二君之舉旣得其職矣則士之游息於斯者
可失職乎

重修全州學記

元 揭傒斯

皇元治法周孔流徽絕壤必謹學校以爲教基泰定元年
春郭侯履以長史移貳於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
巖風氣嵒窳郡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

骸奔走萬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謹誦不興梓
裸無所侯至會缺太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爲請於是
侯率僚佐於上士民勸於下明年卽工前清湘長法黑進
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伐石食工備
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夕勞休戚並行及期
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先儒及賢哲於講堂之左
右門序軒陞以次咸畢又闢廟南廢地爲杏壇以擬闕里
建明倫堂四楹以館諸生旣告成於廟教授請予紀其事
且俾告於有衆昔靖之鄙爲羣僚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
數自詣吏吏不能討而王賦之共不敢怠遑及郭侯爲守
天子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誅滅侯以死爭乃去刑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書復爲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遵魏文靖公之
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附獠而王共不缺故也全之四境
盡爲中邦又密邇周元公之里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
之性情豈獨異乎夫殫才盡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耕田
鑿井以服聖賢之教得遂養生送死使父子知親君臣知
義夫婦知別長幼知序朋友知信君子登於俊選小人免
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爲哉亦教化使之然耳爲民上者曷
敢不敬學在鳳凰山之陽宋紹興十三年遷也東南諸山
秀麗竒絕湘灌二水合流其下蓋爲一郡之勝云

全州重建學記

明陳輝

皇明有天下卽詔中外建學立廟崇祀先師孔子而儲養

經藝士焉祀孔子者尊是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也儲
藝之士者欲其明倫理推行是道以備任使也廟學並設
至周至備我朝列聖相承愈久愈振吁盛矣哉全之有學
其來尚矣前創後燬中止終復名 弗及致詳是學

在州治西北鳳凰嶺之陽大成殿翫乎其前明倫堂屹乎
其後規制雖舊貌瞻靡 宣德九年歲在甲寅孟春錢塘
周志剛來守是邦謁展之餘視其廟之衰者直之闕者補
之堂之傾者正之腐者易之閱歲滋遠棟宇弗支繕治之
舉詎可後歟乃正統十年八月守諭于州同張禧州判張
履曰始吾視篆初冀欲一新第未有先具莫得應而用卽
山伐材濱河陶甓百需之費咸豫而蓄誠 興之日也

全州志

卷之五 藝文中

十七

諸寅咸是其言于是撤禮殿而重建之去朽腐而更貞楚
易狹隘而展宏敞像設加嚴俾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
者皆得雍容而致禮焉自兩廡而戟門而櫺星旣
新旣完而煥然光暉明倫堂因舊址而新其棟宇會膳所
移故植而面乎講堂泮池失制在立教廳下今改鑿于戟
門之前尊經庑閣從古未創今立于禮殿之東俾來游來
歌者得有講肄考德問業者得有翻閱自兩廊而齋廬由
齋廬而儀門且完且美而舉有榮觀以至射圃之闢必垣
以集藝亭以觀德百凡可以當其用者靡不需次畢備是
役也不費于公不勞于衆以底于成蓋守能知政教本源
體國崇重倡率于先同寅協心效志于後而

百儒門司訓黃定劉禮職顯學政咸戮力董役相協用
厥美故也司訓復具顛未致言請記適予以通滿秩朝京
師道經其地得見君子官是而作興盛事如此其何能辭
遂次第繕完之實以爲之記守名健志剛其字蕭時中榜
進士擢監察御史陞今官九年滿考疏請乞畱增秩錫誥
封奉直大夫協政庶尹創建修復特其緒餘崇獎後學咸
有成效云

全州修學記

明 蔣冕

全古洮陽縣也地當楚粵之衝山水竒秀風氣清淑學則
肇遷于宋中更于元入皇明以來百四十餘年修葺不常
勢漸圯敝正德癸酉姑蘇顧侯自開封守謫知州事旣至

全州志

卷之七 藝文序

十六

首謁夫子廟周覽徘徊延見師生知前此學正場葺嘗備
以學圯宜修事日遍請于撫巡藩憲諸司已皆報可遂卜
日釋奠以告於廟庀材鳩工屬吏目邵濂董其役凡殿廡
堂齋以及尊經閣立教廳與夫庠庾門墉之類或易以梁
棟楠檁或加以黝堊丹漆次第修飾無弗完者又因學後
城垣之上有全寧樓故址剏樓三間更名曰翔鳳以學宮
在鳳凰山之陽據一郡之勝樓又據學宮之勝有如鳳凰
翔於千仞之上也始事于是歲十二月訖工於甲戌七月
侯以予舊學於此屬予記予喜侯之爲政知所先也諾之
因以告全之士曰吾全去九疑甚近南望蒼梧僅數日程
帝舜南巡漸被聲教及周子挺生濂溪倡明孔孟之絕學

以興程朱之源吾全于濂溪尤爲密邇不異曲阜之視臨
嶧爾諸士生長斯地爲郡秀民而來遊不歌於庠校一新
之初豈徒逸居坐食誦說於其間哉夙夜孜孜思所以講
明聖賢之學以求無負焉肅非爾諸士之志乎吾州方重
華旣遠光霽未形之時自柳仲塗來刺郡以古文教學者
三知文章之重而已自許待問唐固言先後以進士與士
知科目之榮而已其於聖賢之學概示之有聞今幸際明
聖之世表章六經自宋以來未有過於今日者爾諸士夙
夜孜孜講明聖賢之學茲維其時矣居則修齊以仁導
閭出則治平以利濟民物隨所器使務盡其所當爲則
校之新豈徒爲四方觀美而已耶昔歐陽文忠公記其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六

郡吉州新學謂幸予他日歸休故鄉因得以謁學官
俗頌國家太平詠守長遺愛予于文忠無能爲役而其
則固無以異也故因記輒以致予惓惓之意侯名
玉別號東橋高才能文章尤以風節聞于世前守台
望甚屬之斯學之修也始終其事者楊葦邵濂同知朱
訓導范軾曾輪亦皆體侯之心效勞於其間法宜
故牽連書之

全州重建翔鳳樓碑記

明王國相

余小子國相產于晉初判洛主盜賊才弗優給然一念冰
兢不敢以官傳舍垂三年盜賊息免尸素謹前
澤之國也岫嶠與巖則三窟狡于兔營道里
官則長

不及馬腹且其于省會爲戶雜民肩輹易于藪奸東北西
三面逼楚楚最多盜而全文物甲他郡在彼若爲鵠在此
若爲招是以城市亦往往告變飄風而來滿載而去竟無
能一矢相加遺者余聞而危之方至二日與諸同事登城
察形問故皆曰盜出沒每以此蓋舊建翔鳳樓處也此處
地勢最高爲州之後龍城去地不二尋其外漫廣可軍而
又四無聲援阻塞余又危之此不但盜也倘有旗鼓而來
者易如平踏踞虎蟠龍建瓴破竹殆勝地也奚俟夫斬關
而入也又見其樓木敗壞不可久四廠無藩籬遮蔽不可
居此而責守者以畏避殊非情也余有志易之未逮本年
二月初九湘山大會盜以香客來者計八十四焚貴紳之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居而劫其財時賴諸兵役格鬪追逋生擒十餘人銃石擊
死者賊皆拖而投於江奪賍累累然我之被傷亦十六七
死者四余且哀且耻易之之志愈懇謀諸州紳僉曰此于
前三華山爲主而昂少遜之惜其不增也有增之者則愈
奇也謀諸州多士僉曰此於學宮爲首而已舊無色惜其
不新也有新之者則愈章也余因與諸同事各出意見揆
厥制度而又折以愚衷似有得焉是樓謂之翔鳳者於本
學取文明之義也而其掌於千戶所又爲通州要害之地
鎖鑰之門不明暗開闔則不能通復八方森秀之氣不閉
藏轉執則不能爲制人而不制於人之形不區分上下則
無便公私貴賤之所駐遊不堅厚其墉無以敵暴雨疾風

之所噴薄不校前稍稍峻廣其規模則又不足以鼎文垣而邃武庫於是

楹前後玲瓏 至而州治學宮柳

山牛背恍惚其襟中裾矣高丈而樓週圍爲墉爲孔練江如帶翠嶽如圍百卉菁葱萬烟

淪淪沌沌隱隱籠

是俛是抱以吐以吞殆 方形勢之雄而諸 聯之會

也與又旁爲耳房以像鳳翼戶由中以密 之孔

如 左右一旦有警盜卽在吾左右前後百步之內足致死命稍急則登樓一瞭凡爲來去之路多寡分聚之處無不 爲聲爲號爲矢爲石爲邀爲堵可以惟意彼且環不敢近望不可登虛實不可知變合不可測也百夫當關萬夫不能過非斯地也耶則亦不但小盜之足以組繫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而箠笞之也時公私告匱請上無困可指需下重困不支問取奸民不法者重科以料輕科以工集少成多以殫斯役極知用專無所逃罪然修舊而非創新傷弓而急不可待又有足恕者噫嘻樓工成矣余與同事手蹟方圓目甄材瓦頗費拮据頗可藉以爲守顧有守者無守之者與無守同抑或無守而賊乘爲利我反爲害詩曰職思其外尤不可不爲良士之瞿瞿也查此樓舊係千戶所馬策地

馬軍凡四十名今卽委之晝嚴局不得私啟夜輪十人

各備火藥矢石邀擊之具與左右諸窩舖步軍相爲策應

暮曉以 爲度掌號三聲吶喊三聲直夜有警亦如是

信無則 息止番一人更鑼巡視失局失號夫巡坐不

貸備於稽查官衆劣之盜或自此少戢余不肖駑馬先奔之技其畢於此矣至於地勢之發靈人文之兆應事理之備悉精微已有前賢名筆足垂不朽余不肖祇述其修舉之來由與夫利害防守之要畧恐後人之慢忽於斯敢妄以鄙俚附作者之林耶樓工起自崇正二年四月十八日成於九月初九日前樓創於隆慶己巳今重起亦於崇正己巳余初不知而適相符合也天時地理人事其必然之數乎

清湘書院記

元柳宗監

東郊先生柳公仲塗守全州日作讀書堂於北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因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郡守林岳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始卽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韋布之彥日月肄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郡守程榆奏賜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燬於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興之規制畧備歲久寢以摧毀至順辛未予自成均出守是郡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觀遺構而增慨病學廩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元統癸酉乃始經營俾錄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郁佐之鬻材募工仍故址度地勢之宜而布置之以位作外門礮石材罔層基柱砌堂闢兩階應門爲重廊以陞燕居祠爲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乃導之過率性堂滙燕居堂之左泉懸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瀦之作齋池

五十一有二櫺經始於八月甲申朔越明年六月
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既判山嶽攸奠扶輿清
之氣不有賢哲搜抉呈露發揮幽潛以貽後人則樵牧區
耳否則羽流釋子居耳自有此山幾千百年始有此州宅
此者幾千百人始有先生表而出之其幸不爲二氏所先
卒爲學者肄習之所夫道非文不傳自六籍不作百氏競
出迄於嬴秦文與道俱喪雖然道在天地間若元氣不息
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賈出焉班馬之流日繁
肆以古書遺典猶在下逮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
愈下光嶽氣判則韶濩絕響駢麗俳偶極於李唐昌黎倡
爲古文期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越五季極於宋初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先生始推尊韓子以淑後進力挽凋敝之風而歸諸六雅
繼作歐踵其後文風丕變濂溪作太極圖說橫渠作
西銘上溯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裏實自先生始之先
生空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丙戌來守是邦凡十一年
此郡有書堂他郡未聞焉予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
或資水勝宏深靚麗足以有容或不讓此山遠夫地
抱層岡疊嶂異態橫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瀑簷
徵迭奏靜觀元氣發歛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用則他山
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
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

進之志以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焉

丁六甲子全之人士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蓋有之矣
又焉知方來無勵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爲此以
增重若茲泉之放於四海者耶嗚呼文運方隆予日聖之

柳山清湘書院圖記

明顧

亭作清湘書院成因觀山石圖跡其堂宇多湮廢不存者
乃歎曰非圖而今曷由知之也於是命工繪柳山圖刻石
以傳諸後凡池澗之經流堂宇亭臺之面勢與其古亭所
稱名咸具焉夫柳山者固郡之北山以宋刺史傳畫居之
故名曰柳龍從秀卓帶山懷阜泉自高縈下石之經育者
皆聳峙道旁登其上高爽軒豁三面而望各數十里峰巒
峰巒削立參差起伏平若列嶂雖巧者設之未易爲其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近之宜若是也四方來遊者咸謂鮮見昔人嘗稱曰本亭
天下豈不然耶自刺史始建書院因時廢興者屢矣予
之至鞠爲荒墟度吾力所及復二祠宇以無墜先正之
庸詎知賢士大夫及吾民之好義者協然來同一新其地
之至此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信爲懿焉斯同好之
矣是天理之在人心惟其所化泚予小子聞道淺薄不能
宏之以禮樂故僅止於此苟有賢者作舉先王之道以道
之又何三代之治之不可臻乎因記斯圖並志予愧以俟
夫將來者

清湘書院記

明

德甲戌秋清湘書院復新太守顧

今五百年中間廢置屢矣璘始至訪古僅存什一於地
之墟旣浩歎乃與中丞公倡爲興復又爲文以勸慕義協
力者不數月落成釋奠於夫子燕居之堂堂書院正寢也
堂後爲柳侯祠祠後爲率性堂堂左甲峰右村爲二亭參
差相揖稍北爲熙熙亭有寒流出石龍之吻曰應泉又躋
而上則侯賢亭登春臺極高明仰高亭疊焉自燕居而下
過杏壇歷詠歸靜觀育德諸亭迤邐蓮花石出翠微路而
書院之觀畢矣璘恐無述先正詔來學也願爲記之予惟
三代之教學校而已後世或增置書院者豈玩常喜新而
務爲觀美哉竊謂聖人之學身心爲之本寧靜而後得今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學宮多士未免馳騫科目摘章摘句日敝精神有志藝修
之學者不得致力於本原涵養之地故讀書精舍講道室
年未必無所助也然學雖主靜非豁然以處外人事以求
道亦非別立門戶托空言以自高也宋初諸儒未出道
未明柳侯獨能爲之權輿其有功於名教不少矣方今
棧遍天下求其不屑科目獨抱遺經而究心理學者未多
見也則茲書院之復亦何望哉昔孔子論告朔而謂子貢
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蓋禮廢羊存則告朔因而可舉
正顧侯惓惓之意若夫輪轅飾而又弗庸徒飾也則是二

之憂也勒石申告庶幾使聞者有所風勵云顧侯名
華玉別號東橋有文章氣節先守開封人

左傳中丞公號梅軒郡人也其弟內閣敬所公嘗取
翁率性堂記重刻院中二公皆後學師表其他協力者
者不能附錄則命列諸碑陰

全州新建問俗堂記

明 方 氏

全州古洮陽治也漢以來屬零陵卽今永州府治也開創
初仍隸焉余未仕時嘗稽載記誌其山川人物之繁異民
風土俗之懿淳雖粲然可指然竊計其有雖桂移襄郡而
近蠻烟瘴雨習染浸淫所聞未必符所覓也迨承乏沅
敢辭途而中恆以風土匪宜爲慮每誦哲人遠守制郡
於繩墨胸臆約結亦亡竒矣之言輒嘆其有幾豈茂反
拜命越已巳夏抵郡下車浹旬月見其山清曠而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水滙流而揚波其人淑而

郡父老子弟屬維先生

不余鄙棄日造予談峩剋博帶紛如奕如徵事觀風履
向所聞載記不相謬顧郡舊無延賓所客懷刺至者在
就輿皂仄室以居方子乃嘆曰昔曹相國蒞齊首訪蓋公
爲之築室而請事焉迺得其清靜寧一之術而齊用以登
於理相國事高帝起布衣執銳披堅積有年歲矣其於吏
治亦明習矣猶不忘賢士之師而卒奏其效矧吾儕驟離
帖括叨試專城弗亟亟焉延筮耆俊聞人而俾有駐足之
所眷容受誨是猶昧子行蹊曲之途鮮不仆矣其於全人
士何哉爰命工鳩材規度郡東偏隙地築屋三楹

先君遺訓之費出於余新始於

月而堂成因扁其堂曰... 登席而余得以詢其俗尚之淳漓政理之臧否與吾民若賢若不肖者即余受性迂踈或者改絃易轍去蠶就負上之可不負聖朝造士恩中之可不諄當道諸大夫指下之可不失郡父老子弟望即遠守劇郡安在其亡奇也昔人之言其亦有所激哉方子名沆莆田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知全州同官亦與方子同里聞黃憲世舉... 君昇澧州任君尚武而董是役者長盈倉大使... 亦與有勞焉

東郊柳先生祠記

全自石晉天福中升置為州歲久歷長...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可徧睹其間以理行顯名長老之所傳道... 堂獨以柳侯著錄柳侯積堦為金紫檢... 史大夫勲曰上柱國爵都河東縣伯食... 州名傳國史皆畧弗書者何尊斯文也文之時... 矣大而充塞乎上下四旁之宇遠而包羅乎... 宙總攝體用惟聖惟賢達則經緯天地開... 削六藝著書立言故循循四教文據其首... 文學樂天自任唯曰未喪斯文顏氏優入... 以文賜也達乎性與天道亦必自其可聞... 曰道相為表裏文純乎道乃可傳道苟不... 貫道其不與道

者幾希粵自素王絕筆文體漸虧西漢及見...

故書故其詞多雅馴義尚典古自後一統全盛猶古之
惟唐洎宋唐沿江左駢儷之習更王楊盧駱四傑許一
公凡一再變至昌黎韓公然後粹然一出於正而近于道
宋承五季骯髒之餘歷仲塗及穆伯長王元之蘇子美諸
子亦數變至廬陵歐陽公然後混然大成而離乎道不遠
切嘗推跡宋興斯文盛衰之變以爲柳侯之文自我作
續韓倡歐寔爲大輅之椎輪輅輻之發軔也始正本差有
所由况侯治全功行至今耆耄懷思春秋奉祠列於學
又其築室讀書名與山等譬之南園之愛棠祠鄉人之
嘗是則叢祠鼎新文焉可已故復推廣侯之意以爲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

六

全州七先生祠記

朱林 勇

嘉定八年春上丁日祀先聖暨克公鄒恭而下七十二
既祀學以故常告曰宜祀七先生州刺史柳氏濂溪周氏
明道程氏伊川程氏橫渠張氏南軒張氏晦菴朱氏呂氏
其醴饌躬其拜伏退而曰未稱語郡教授謝興甫祠當於
省牲前一日告祭先師義也自周學校詩書禮樂之官以
春夏秋冬各設薦饌酌奠於先師蓋取有道有德者生而
資其教死而爲樂祠以祭之鄭康成云若漢之高堂生制
氏毛公伏生皆可爲也漢以來祀先聖凡舍菜之畧浸不
復存而舍奠之僅存既無迎尸爵灌之盛樂舞及獨行於

四方有不稱舉者則牲醴秩出及他祠非

之去則思之者斯循良吏已賢也夫擇人而有德人去則
惠亦盡立法以庇下法變興利亦窮若侯爲吏於數百載
之上而人思之於數百載之下蓋斯民之天地父母而凡
爲吏者之師表也豈非大賢也乎予求其所不忘者有二
其一諭降獠民粟氏其一以詩書教民夫脫襁几而賜之
衽席去鄙夷以登於禮義倡而作之貽於世世其祖宗父
母死矣而子孫百世享有今日皆侯賜也夫安得不思耶
是宜我後之爲吏者愧而仰仰而師凡予前所別三品雖
勉其上者不及亦凜凜然不敢復蹈其下二者矣祠成刻
識歲月因著侯德以告我同志云

全州名宦鄉賢祠記

明 蔣 冕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宏治中有旨令天下郡邑建名宦鄉賢祠以爲世勸吾全
僻在一隅茫不知奉行者垂二十年逮正德末廣西按察
副使大庾劉君節督學蒞全惓惓祇承德意相地於學西
稍南爽嶴軒豁檄知州章諍市材僦匠左右各建祠四楹
祠前東西各有夾室其外總爲一門以便守奉左祀名宦
自宋刺史柳公開而下凡若干人右祀鄉賢自宋孝子朱
公道誠而下凡若干人名宦以爵鄉賢以齒每歲春秋丁
祭後三日州守貳率學之師生行禮祠旣落成劉君以書
畀判官鄧能秀上京師請予記其事且曰某爲此舉於扶
世道竊有志焉特恐去取或苟上下相蒙祀非所宜祀則
非惟不能勸祇益以致議焉抑何以仰承德意哉今夫宦

於其地而去後見思是之謂名宦生於其鄉而衆共稱賢是之謂鄉賢若文翁之祀於蜀郡朱邑之祀於桐鄉皆名宦也其宦業何如耶凡有道德教於鄉者沒則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之於社皆鄉賢也其賢德何如耶名宦如是而祀之則凡仕而居官者勸鄉賢如是而祀之則凡士而居鄉者亦無不勸禮行於一堂而風動乎一郡扶世導民所關非小也而可以不慎哉予復書曰君言是也予當黽勉執筆以著君志書纔達而君以陞任去二祠建祀事久猶未舉予尋亦得謝歸督學僉事瓊山唐君胄課士來全銳意續成因祠之舊稍加修飾乃製神主卜日奉安一切規約悉如劉君舊所定者其神位視舊不無增損之殊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則劉君昔日之書固已丁寧其說凡主祀事如守貳師儒者誠不可以不慎也能慎於推擇之初雖欲致議亦孰得而議之唐君未竟其事亦尋以陞任去久之僉事香出黃君佐來督學政既表異孝子貞婦之間而於名宦鄉賢二祠尤致慎而不苟公是公非無少假貸視劉唐益加嚴矣嗟夫任承流宣化之責者凡所以扶世牖民以導揚上德豈必家至而戶喻哉本之教化樹之風聲待其覲之於目而慨之於心始有暢然於中而不能自己焉者固無事乎繁詞複說而後人知所勸也予故不得不終記之以表三君維持世教之心

朝京館記

朱趙希

寶祐五年歲在丁巳科院清深來...明年也爲
政廉勤甫及期靡廢不興猶病北門外道按行都屬湖以
南之尾爲廣西之口士大夫高車駟馬如織往來其有不
便入城郭者莫爲之寓不特此焉郡自守倅以下初到官
俟朝謁卒留二十里外泊民居最爲非便公命理掾楊君
繼烈度地營館得舊蓋簪堂基建屋三重周以繚垣自門
而廳旁有兩廂自廳而堂有室有庖輪奐輝煌器用完備
扁曰朝京蓋取其北上也而今之南來賓客與官是郡者
得以暇豫於入郭之次無復有前時患矣初是役也公不
知費私不知役公自領事痛節浮費力檢姦欺貨得於積
之贏役得於私之庸規畫於是歲之秋落成於冬初僅三
月而就可不謂公敏於政而詳且悉歟嘗因是而思之自
政道不古世之爲吏者惟促辦於簿書獄訟期會爲能視
此以爲不急雖廨舍朝夕竊爲風雨庇猶有敝而弗葺弗
理者十常八九奚暇而之他卽有異見超卓思以振弊起
廢爲已任其能節用之餘庸民有作惠於往來而民不以
勞者鮮矣公其賢於世吏遠矣哉矧可紀之政非一端特
皆施其小者耳等而上之大廈萬間明堂一柱將爲天下
國家依賴固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然於此之歲月顛
末不可以無紀也於是乎書

重修二妃廟記

宋林 出

二妃堯女舜妻也古之記禮者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

二女見於書一妃傳於皇甫謐當以警
也然舜攝位行政巡四嶽矣命禹之後高拱穆清又巡蒼
梧之野何耶舜之墓蒼梧與否二妃之從舜與否皆不可
知而舜嘗巡南方宜祀舜今在在有舜廟二妃生於聖人
家克配聖人流澤於中外輔佐精神通於覆載廟祀維舊
楚曰湘君秦曰湘山晉曰虞帝二妃唐曰黃陵而零陵之
湘源又有廟焉韓昌黎柳河東所述其文偉矣湘源今全
州也廟貌堂基屹然湘岸之北出城南百步許維舟三十
六可抵祠下春秋祈賽豆籩笙鼓告至告去曰雨曰暘唯
是修廡崇局有俟斧斤丹雘者岳爲州明年名匠掄材次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第興繕辨方啓闔闢地東西增其高明復其寬潔非人寔
能惟神永隲田穀屢豐舟航四達犧牲椒醕不勞致禱非
神寔私惟神罔斃廟旣修矣諭於士民曰若知二妃所當
祀乎夫舜居深山堯聞聰明使子事之二女女焉二妃以
事父之心事其夫內行彌謹可謂賢矣夫舜父頑毋嚚家
傲烝烝夔夔瞽瞍亦允若二妃以事父之心事其夫之父
母嬪行婦道可謂孝矣帝子之貴能賢且孝百世並祀不
亦宜乎江流滔滔晝夜不息沿湘上下廟而祠者相颺游
而尚也招冲漠鄰黍初揭古道勵來俗余與汝邦人其
何敢忘衆曰然紀於石

湘山之東有柴侯廟郡祀之頃自兵荒以來廟圯不治
宗伯蔣公讀禮時始捐金率鄉人共新之余至之明年而
廟始成義民李澄曹文運具狀求記余典侯祀者夫將安
辭侯之靈應全志多傳之余論其所由神在天地間一氣
而已幽而為鬼神明而為吾人嶽瀆山川氣之所聚必有
精也是之謂神猶血氣生人而精發乎其心也人之死也
氣反為鬼聰明彊正則魂魄之精合於大化妙應而不泯
亦猶嶽瀆山川之神無形而有靈也故古者忠孝義烈之
士其死往往著神應於世吾於柴侯復何疑按志侯仕唐
守邢州棄官來居覆釜山從寂照法師修無為之道沒而
為神民祠至今要其避世捐榮利必有大過人者志又稱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書

郡人初作侯廟時有巨人至引掌自言嘗用此掌鼓衆遏
黃河迤北溯流夫邢黃河迤北郡也豈侯任官時有治水
績耶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其此之謂歟宜其精爽神
應與湘山之靈洋洋也

舊志尚有祝禹圭記荒誕不經近齊東野語顧侯祀記庶幾正論故刪彼存此末俗好怪且疑且議亦姑聽之

全州磐石廟記

宋 黃庭堅

磐石廟在州西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諱世行字祖
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材而威惠著於清湘者
也治平初天子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人不

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植提點刑獄楊寧奏言

都監文司副使王某常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

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繫象陸全境吏民皆

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扼灌陽會官軍破賊民至今
以爲老幼不失業皆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
入境全民歡呼迎道侯順民之欲除其所惡而州以大治
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供厨以十數卒爲
白望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爲河巡脅取行商權賣三渡
貧民或終日不得往來開內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
舖戶鹽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蓄之官池
又採斑竹箭箨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
弊一日蠲除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爲邦治夫
子廟興民學表孝子廬興民行治軍旅無赦聽訟立決無
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及侯卒於位民罷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市相弔因作廟於磐石寺隅臨官道歲時祀之全之士民
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會獻可擢西作坊使知
廬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
道王侯之政又爲詩遺全民其詞曰清湘淵泐兮上磐石
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丘壑含山
兮侯安此宅山之下兮松柏蒼蒼至於雲來兮日遠月忘
我民奉侯兮歲歲烝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柑綠橘
兮薦清酒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爲
舟兮雲爲馬嬉於川兮獵於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土爲
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全之爲州當湘廣之交其南走桂林越島外暨占城其
安南之絕域貢賦所供舟浮車驟赴京師者皆於此取道
郡西有羅水東入於湘長橋跨焉舊名曰飛鸞距城五里
許則南走桂林之道也橋歲久寢壞郡以廣徭弗靖供億
將二稔故未暇葺至元後庚辰時春陵之江華剽斂竊發
湖南帥闡增兵來戍戍兵弗戒於火橋之燬什二三甃造
舟以濟病涉者監都公教化的諷諸寮佐曰驛傳之所經
商旅之所由唯橋最爲經久盍撤而新之然民力繁浩恐
有司程督之未易爲也可若何經歷野的古鐵木爾進言
曰改作而責任有司誠若公所慮然使民輸其財工效其
技備食其力勿拘公私唯責其人顯任以要其成則事易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集茲有道者蔣元中素習營繕之事崇勵而使之其可監
郡公是之乃命郡民之積緡錢者蠲其雜徭驗歲輸徵民
間令下各爭先樂輸官爲主其出內而斬材伐石命工僦
徒悉諉元中無追呼之勞無鞭笞之苦無浮沉之費而功
事成斯橋也洪以數計者六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七爲重
屋者三爲關門者一其長廣如舊而矩度鬆飾勝之橋之
址爲堂三間則送迎遊息之地堂之下左右各爲屋三間
則庖饗之所而守視者之舍表以外門繚之周垣蓋昔未
有而今創爲之也會其費爲緡五千二百有奇經始於是
年七月而以明年三月落成監郡公復調其屬清湘丞曾
而殺之興爲費鉅而見效速此長幕得人所致也子

於紀錄而使其寔之不彰乎曷辭弗獲載
或者徒杠輿梁以時告具國朝之制路府州縣各任
之今爲郡長者以事無不統而締創是圖司贊畫者
心力而交相之區畫有方故民不知有爲而樂其成如
此也矧曷爲邑佐不能躬任其勞顧煩諸郡府何敢以固
陋辭由是大書備述以昭示遠邇尚冀來者保其成功永
承罔有斲

重修飛鸞橋記

明 蔣冕

水行地中如血脉之在人身無處無之然人之往來於四
方而水不能爲之阻者隨流上下則有舟楫焉截流橫
則有橋梁焉平險阻以濟不通非以財成輔相之功用有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以助造化之所不及者邪全之爲州東北接永北跨東安
東控灌陽西南經全義以達於桂其間輿梁徒杠不下數
十惟飛鸞最爲要衝飛鸞在城西五里許羅江會郡西山
谷諸水東北行至此橫亘於道舊爲洪巖渡方氣升水漲
橫舟而渡者踰時始獲抵岸創橋跨水上以永利濟不知
始於何時或謂縣尹唐遇唐尹亦不知爲何代人然宋之
縣志橋名首列飛鸞則唐尹當是宋人橋蓋創于宋也自
宋歷元至我皇明屢廢屢修方其修也動輒費財至數百
金役徒庸至一二歲始克就緒官民胥病蓋非一日正德
戊寅冬候人不戒于火橋屋千數百椽悉爲煨燼而醜水
梁木之墩舊日甃石爲之者石亦燬且泐矣知州章諱

知張華白於巡按監察御史曹君珪勸募各鄉之饒貲而
奮義者修葺復舊嘉靖紀元壬午夏五山水暴發頓起數
丈巨木叢篁蔽江而下怒濤迅急益以竹木撞擊橋墩震
撼水從罅漏漱蕩沙土橋于是大壞知州沈尚經視篆之
初經行是橋知爲諸路會通之地惕然動念與同知議修
復之欲爲一勞永佚之計謂工欲堅久費必倍於往年患
費之鉅無所出又以民財旣殫勸募之令不可以再行也
檢校官帑所積問右稅田羨銀在官在民者計足以藏事
具以白於巡撫姚公鏌暨巡按謝君汝儀皆報如其請藩
臬二司諸君及按察副使楊君必進廖君紀先後分憲於
桂咸聞而是之令次第下于州守貳協心祇承同任其事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以嘉靖四年乙酉九月二日命工伐石於山取石之大且
堅者累而爲墩其數凡六比舊增其一砌墩之石非鎚鑿
加精整然如削者不用彼此相函犬牙盤互由中達外無
少罅隙惟兩隄南北對峙北隄正當暴漲之衝旣拓旣增
其崇與廣皆加於昔隄西新甃分水堰以殺悍流崇一丈
廣三尺南隄水平緩則因其舊而增修焉墩之上架堅木
爲梁冒之以板加磚板上中道則以石條壓之上覆以屋
四十八間兩隄盡處各爲一門狀如綽楔懸以橋扁兩門
皆設局役二隸以專守視橋長四百六十尺其寬二十尺
費白金以兩計一千二百六十有奇程校之勞則義官袁
慶曹文運耆民廖瀾高潤蔣淦也六年丁亥四月七日暮

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道路橋梁以時修繕有司之常職耳無庸書焉可也然嘗竊慨今之爲州縣者凡公家錢貨雖銖兩不得輕用吾全守貳如沈張二侯心同協于利民使非總風紀大僚自姚公而下委任之專亦安能成此鉅役哉况究其所以速壞者于既往而圖其所以可久者於方來寔吾民所賴以永寧者不可以爲事之常而不書也因爲推本昔日廢圯之易今日綜理之周以告來者俾有所考焉

湘春樓記

宋 吳 泰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全臨江而城其南門之樓曰湘春山川之勝盡在日中癸亥端午郡守彭公與客飲于此坐不橫肱輿皂無所駐因拂舊題知前牧蔣侯所建歲未久風楹雨壁勢且隳矣旣而曰侯于規理荒殘幸有餘力及此可責以宏麗乎繼之者其奚辭是年冬譙樓先成輪奐突兀人咸期可與雄藩巨鎮相伯仲惜前卑隘弗稱是公聞之曰吾有志久矣因循未果迨甲子之夏乃撤而新之卑者崇隘者廣譙樓對峙丹堊交映易其扁曰鎮湘乃以重午宴賓佐于上八窗虛明恍非人境邦人咸謂視昔有光公兩年之間郡政具舉城壁廬舍靡廢不興譙與是樓之役最鉅其所以爲國之度者甚至是可書也抑費用盡出節縮廉也工役不

旅伍仁也堅幹築以期可久智也不動聲色以迫于成材也豐是四美尤不可不書昔憲公治魯十年作新南門之役春秋義之公今不數月間兩樓巍然千載不朽此吾夫子之所喜而書者也泰爲公門下士旣不能竭吾力以任畚鍤則紀述之責奚遜是用誌之

全州守題名記

宋沈現

漢帝有言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知出守之命親民而任重由來尚矣全州按圖記卽漢零陵郡士風比于中區郡境亘于南粵畿疆且遠人民寔繁善政相望朝賢繼軌淑聲茂寔可得而聞天禧三年時前太守鄧公嘗採摭懿德自皇朝以來典是都者刻石題名凡二十人紀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朝命誌前列也載祀縣人書篆訛缺矧後來繼政闕如不書垂三十年今知郡崇儀郭侯偃息作藩中和樂職追往躅之寢遠慮遺風之將泯以爲丁熙盛之辰膺司牧之任專車建隼抗節部符而名氏未題何以示後乃復詳錄前修稽合舊記總而次之總三十二人領詔之歲時命官之爵秩鼎新刻石龕于廳壁庶乎昭示來葉也慶歷八年十月初六日誌

全州守題名後記

宋陸濟

惟宋懲隋唐五代之失創藩鎮重權四方守長選用鉅人實稱其職民安其業歡聲和氣蒸爲太平雖君相相與經

之... 贊分治之效也湖南七州皆

惟全郡守子... 復當交廣之衝兵師所宿常...
凡擇所守非有武恩信可畏愛者不在是選熙寧中
供備庫使楊侯來蒞是州侯之爲政寬而不弛嚴而不擾
動以法律自持未嘗措意于繩墨之外興利除害翕然民
化全自晉天福間始割湘源而爲郡由國初以迄于今當
其任者率皆聞人遺風餘愛班班可述守廳舊有記悉著
前人名氏記誌已盡不可復書楊侯懼其無傳乃命龕石
以繼之且以待夫後之賢者屬濟題其始立之歲月熙寧
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續題名記

宋 鄧 均

題名古也余一日步州治西偏得片石方不盈二尺伏于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牆隅蒙以埃埴過者弗睨細視之乃前牧守程公數人焉
噫題名之應書法有美有刺美也百世猶有芬香反是人
得指目惡亦不泯苟云乎哉接程而下數公治郡多風績
其次亦遵侯度不厲于民而顧使人漫視且蹴焉甚非所
以崇敬而示有尊也迺爲續題名斷自程始而今後蒞于
州者瞻于斯無負于斯豈徒紀到罷而已哉淳祐四年正
月旣望記

銘鉤潭記

唐 柳宗元

銘鉤潭在甄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
流其顛巒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
乃止流冰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

有泉也。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始，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賦，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淒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曩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皆山閣記

宋楊萬里

衡湘以僻在南荒，遠於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故天下有山水而衡湘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水也。然其聞者在道曰九疑，在永曰浯溪，曰澹巘，在衡曰祝融，曰石廩，在潭曰嶽麓，而止耳。予嘗南望九疑，北登嶽麓，是數者固竒矣。而其他深林寒谷，窮崖怪壑，蓋有名不俎豆於九疑嶽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聖

麓之班，而其美不減不加也。然則前輩之蹤跡於衡湘間，果皆徧耶？山水之不立於四通之衢者，果皆無竒耶？如賢人君子之於世，其聞焉者幸而遇也，其無聞焉者不幸而不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叅予之所見，其遺者已如此，以予之所見，推予之所未見，又可數耶？全州清湘令安侯紹興三十有二年春二月十二日，以書遺萬里曰：吾邑雖陋，而山特竒。吾於縣治之旁，擇面勢之最宜於山者，作一閣焉。旣成，獨上四顧，則四面之山皆湊於几席。吾取醉翁之語而名之，皆山願爲予記。萬里曰：人於山常厚，而山於人常疎。非山遠於人也，人遠于山也。其病一曰俗，一曰貴。世之君子，誰不以一印一壘自許哉？然衣有京洛之塵，面有

之埃而欲與之同憂白鷗同意難矣自古王公大人
出蓄於富貴而荒浪於聲色乃始欲與山爲方外之友
自湔鼓其昨非固以爲失策矣而山何事焉今清湘之民
旣得賢侯以爲之撫摩而山水又得賢主人寵光之獨非
幸歟侯試揭予言於閣當有見之而怒生癭者矣當有首
肯而三嘆者矣惜也賢主人予未之識也山則予未之見
也雖然予神交其間他日登而賦之予也主人也山也其
亦歡然傾蓋也哉

露勝亭記

明顧璘

余始謫全州愛予者輒以得遊湘山爲賀至則征徭訟獄
日絆於庭不暇出城郭唯望其蒼然者心動而已越明年
全州志

卷之止

聖

正月太守曹君德容期方伯蔣公及公僚飲于光孝寺之
雷音堂旣午乃登山觀飛來石歷磴道至半峯間奇石錯
列若虎豹虬螭躍伏左右使人愛之不能去乃就石布坐
盤桓平砥之上舉觴而遠望焉時雨新霽諸峯雲氣映靄
出沒草木向春濯濯有容一山之勝畢露於此諸君且飲
且詠忽不知其醉而忘返也因名其亭曰露勝夫山川美
惡殊質美者致愛惡者致惡猶人之賢否然也夫苟至茲
山而不知愛之是亦見夷齊之行屈賈之才而不知改觀
焉所謂無目者也是日蔣公賦詩留石余與諸公次第賦
而列之

予始至全陽登湘山見所謂飛來石者詢之老衲談甚悉云自羅浮飛來予意羅浮去湘山數千里卽有神物挾之亦未應若是其遠况羅浮之石嶙峋南海之上不下千里區誰能歷其地而驗其飛去之跡果與此石度長絜大乃知其的自羅浮也石而飛已可駭愕而謂飛自羅浮則愈怪誕可疑矣無何西山陳主客虛峯陳黃門二先生招飲儒素堂酒半具言柳山書院壬寅四月七日午時有石一區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頭昂尾低狀如龍馬此耳目所逮時日無幾殆非傳聞影響者比予方疑湘山飛石而顧有此卽日偕寮案惲子袁子往觀之見其形狀頗具高三尺長六尺闊亦不下二尺有奇重可數千斤卽使好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器

事昇而措之非二三百人舉之莫勝况其自墮井中僅與其石斲廣狹相當雖人力巧爲排妥亦不若是之湊合而無牴牾也訪之守者云其日午時風雨晦暝雷電大作初未聞墜壓震疊聲雨霽雲收忽見池中有此石也噫亦奇矣

王髓泉記

宋林 邑

磐石之石湘之奇石也磐石之泉湘之奇泉也由東西往來者水浮湘江陸逕磐石而磐石之下亦有江流則螺江也螺江之岸修平如帶湘山右據崢嶸超突十步一巖五步一竇層見巖業者磐石之石也生于洞穴覆以欽嶽色

青味甘香潔江... 磐石之泉也余北政暇嘗遊斯

而徘徊淪流尋源循涯導津有溜而澗有溢而孟有澄而
泓覺粹精之混融飲一瓢以自適因舊址爲亭據衝要領
晴暉坐挹江光石乳留照徜徉左右拾騷吟於林壑訪釣
隱于烟波超然忘歸蓋逸興之四集也客有踞泉上問余
家閩會巨濤沃日之紅澄瀾際天之碧旣倚巖而熟睨歷
江淮抵燕趙太行之峻特黃流之奔猛抑又接于心目乃
愛是焉何也余曰泉亦多愛矣有海泉有淵泉有山之泉
有井之泉有谷之泉有石之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
而後進放乎四海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也險止亨
行山也冽食寒泉井也谷之泉唐人所謂振鷺之瀑石之
泉漢人所謂太山之雷晉人所謂涓涓始流是也今斯泉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巽

生斯石無一點塵雜氣又當楚粵之通衢瀑容井德毓山
之趾出知所適三江會同森然湖海湘中號之第一此固
余之所甚愛而思與往來者數也

甲亭記

宋張孝

湘與灘分百有二十里東合灌流而羅水又從西北匯郡
有峯巒峻極巔屬其陽望之若無所容其足也城西二里
許稍迂數十步巖壑天開寬闊靜深遂得闌若之勝由殿
廊而東上斗折再三側立陽崖有地方不二丈竚立而望
則三江之吐吞萬山之嶙峋皆在其下雲烟杳靄飛鳥滅
沒可觴可詠使人忘歸真清湘之絕境也爲作小亭以甲
名之王黃州所謂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爲天下甲此亭皆

具焉余甲寅夏初官是邦其明年冬始與賓客俎豆于此居無何被檄去郡遂以其冬更雖述去國懷邦者之思而余心樂之自不能忘夢寐斯亭也今將委三湘於此而去因記以名之更刻碑石以示不磨

碧梧臺記

宋林 岳

吾何取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萑萑萑萑離離喈喈夫萑萑萑萑者梧桐之生也離離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寔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踰於堯之庭儀乎舜之樂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巽

又鳴於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湘有寺寺前有勝地面江枕山江而澄潭潭而聚石奇峯疊壁嶄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障山也爲臺袤二丈許旁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木亭亭可愛者獨斯梧爲最曉翠欲滴春草一色午陰互盤夏籜爭寒月澄風攬秋荷翻洎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名梧期鳳集在漢黃霸潁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記世之盛也唐人過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謂湖南得道爲厲道得堅爲民堅歸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爲上之賢可以比鳳虞周暨漢鳳與賢俱集也余蓋慕古而思見之矣若夫振古道承

宣化以希昔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倡率以趨
不特一何堅也吾其不撫斯梧而徘徊哉

新建廣濟橋記

明蔣冕

城西五十里有橋曰廣濟一曰白沙白沙之水源出桐油
山東北行四五里與廟山口水合其流始大又二里至白
沙有山隱起坡陀橫亘水爲山所截折而爲三其一支環
山東折經山麓之北而復東行南則白沙郵舍在焉其一
支北行百餘步亦折而東又一支北行三四十餘步卽東
行與前二水合流入於湘環山東折者兩岸相距百三十
尺舊有大橋其北行亦折而東者僅闊踰四尋舊有小橋
其最北一支闊不踰丈舊有橋尤小皆當孔道始焉架木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記

爲梁後易以石而暴漲猝至奔突嚙射橋輒圯壞往往覆
溺相繼修圯頻數財力俱疲軫念民病者未嘗不以爲當
務之急嘉靖三年按察副使楊君必進行部經白沙喟然
顧謂同知張華曰昔周單子使楚過陳見陳川澤無陂梁
知其必不能爲國是橋不修何以爲全乎况歲事旣登其
可少緩乃出帑貯贖刑金充傭工購材木之費華躬往規
畫簡典膳江榷廖澄趙希尹董其役爲石隄於橋之兩傍
中爲石墩醜水爲二道架巨木爲梁而屋其上爲間者二
十有四樹棹楔於兩隄鋪前一橋其北岸直抵大橋西隄
拓而增之倍於舊中小橋亦架木隄上而梁之屋于梁上
其隄屋視大橋殺四之三費則希尹獨任之始事未踰月

沈守尚經蒞任以最北小橋亂石縱橫指授工徒並手作
作明年七月諸橋次第告成屬予記嘗觀天下事與時每
不相值或可爲而不屑或欲爲而不逮細務未見其有成
况大焉者乎觀橋之修否可以槩推矣使爲民上者力足
以能爲時可以有爲而心在於民無難無易而必爲之其
爲惠也豈特一橋之利而已哉

顧全州七詩序

明蔡羽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
達人之情紆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羈旅
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遊之情荒以懼其辭亂去國喪家
者思以深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全州之詩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哭

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豁自謫全寄
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夫感慨愁抑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
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爲是哉于是乎窺見忠臣烈士之操
素也疇昔哲人執人之政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
于當時信于來世故居東斷爰返魯削史去韓著蠹卽沉
爲騷以宣暢其語言道其志慮至于憑高望遠撫時而動
殊方異域靈山秘水邱墟臺榭一湊于目言爲之變時有
適然以爲非遇乎夫王粲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
都其地至今爲天下勝非山水之間故有情而弗釋也乃
三子者之發爲文章憂愁鬱結一慨千載讀之者未嘗不
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所寓其情與

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楊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爲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脅萬乘去而邈邈拉齒折脅者之所爲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州全爲國家南夏之鄙山川秀深華玉有深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鬱結固宜

送李全州詩序

明潘 潢

余與李舉進士官儀曹居常慷慨交出肺肝每謂李子賈生也賈生博洽李子博洽賈生通達李子通達賈生抗直李子抗直賈生從河南守吳公薦爲博士大中大夫諸生以爲能李子舉自冢宰廖公歷遷儀曹郎中能其官賈生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四

遭世罔極拓落長沙李子不偶于時問關全郡全故長沙城賈生弔屈原處在焉余難李子曰賈生悒鬱李子不悒鬱也則復相與取賈生傳讀之蓋至帝受釐宣室夜半問鬼神事喟然長嘆息曰嗟乎帝不負誼而誼負帝且長沙之卑濕也孰與版采魚鹽勞苦窮餓哉帝憐誼才而憂其量是故投諸艱難險阻備嘗之中以深折其驕銳倨肆自得之氣彼其可大受也然後引以自近如是而已耳汨羅托論誼果何爲者即昔太史公讀鵬賦嘆誼同死生輕去就至爲爽然自失余謂啓梁邸不終之漸貽漢文有道之譏者鵬也君子得時大行不得則龍蛇豈若落落移意哉李子在思之傳膠亦唯人所爲何必賈生于是同僚陳子

賦六月翁子賦旱麓吳子賦湘之水呂子賦岐路盧子賦
昔我張子賦有美曾子賦杞梓歐陽子賦卓犖陸子賦祁
門王子卒之李子起承嘉惠更賦幽懷曰衆囂囂而雜處
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余又
以爲象李翱也

二妃廟碑

唐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椽守令彭城
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
公能祇栗厥職會郡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
考羸羨均節委積咸執牘筆至于廟下稽度旣備備役惟
時斬木於上游陶埴於水涯廼浮廼載工逸事遂廟貌顯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於廟門之宇
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威極其會爲子而
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
光克艱以父德罔不至帝旣野死神亦不返食於茲川古
有常典毆被戾孽恢宣淑霽罔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
躬有苾其馨陳牲爰告卽石具銘銘曰淵懿承聖舜妻堯
女德型媯泗神位湘澣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
邑攸主毛牲旣編椒馨爰糈嗣於萬年期保永祐潛火煽
孽焯於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人郡吏告于君公廉
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於江旣平以成崇宇峻
彌潔嚴清闕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旣安止邦

人載喜奉其告玉以對嘉祉南風潯潯湘水如舞將子無
謹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官溪橋碑

元 蔣天錫

溪以官名先兆也諺謂此溪深則當出大官故名官溪雖
無憑據亦古跡流傳至于今日如河南伊闕縣前大溪同
也古謂縣前溪灘出則僚佐必登臺省大唐牛僧孺任此
縣尉時適際灘出不旬日拜西臺御史以是知官溪之名
有異乎曰無以異也是溪也當南北驛路無橋可乎愚先
代祖公捐砌石上廣八尺歲月寢深上流墮壞景定甲子
伯父重修至元丙子官司路務令寬濶於是鄉民以木爲
梁上用竹筴無何洪水橫流沙石壅塞水道不通路塗渺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渺軍旅往來不無阻礙至如木梁則一歲一換竹筴則一
月一新每遇春洪其修路決水之功不可勝計也行者艱
難耕者妨廢有年于茲矣歲在己亥冬至日愚因叅謁錄
判韓公話次及於官溪江水之利害公乃謂愚曰子居是
橋之東熟知長便又聞是乃子先公之舊跡如能乘此費
隙開此溪廣此橋寔經久便官便民之長策也愚謂貧無
財力河敢輕舉若勞民動衆恐貽怨咨公復曰子不聞孔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子能踐聖人之
言而行之亦利民事也子其勉諸既而錄事馮公亦語及
此其丁寧勸勉之詞尤拳拳焉愚於是領命而歸告諸父
老以開江砌橋之舉父老翁然樂從相率子弟助力爲

溪之役助財爲鞭石之資廼於十一月丁亥共集鳩工
通此溪自源達流約三里許命匠鑿石復砌石橋重添八
尺新舊共廣一丈有六越明年庚子正月壬辰告厥成功
於戲溪深矣橋廣矣兆開矣而今而後軍旅無病涉之艱
百姓無妨農之害將見郡之僚佐郡之榮達者因此溪之
兆乘駟馬高車過是橋赴北作大官亦如唐人之登臺省
云大德四年太歲庚子二月丁未記

與王陽明總制書

蔣冕

近年吾廣西州縣處處皆賊雖敝鄉全州及所轄灌陽與
鄰邑興安靈川亦無不然全灌舊所慮者惟湖廣楊峒十
八團之賊間來爲害成化末賊嘗一出桂林知府羅珣督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兵擊之剿賊六七百人全灌自是二十餘年安然無事正
德八九年來賊自義寧等處來擾興靈都指揮馬瑁督兵
截殺賊憚其謀勇尋卽斂跡其後大征古田以致洛容失
陷由是恭城賊勾引荔浦賊乘虛越過府江而來始惟侵
擾灌陽村落近一二年則又越灌陽而來擾犯吾全州矣
舊冬今春及今月來擾吾全者凡三次舊冬今春之來也
三四日卽去民雖荼毒猶之可也今則據險劄營分遣賊
徒四散焚劫半月兼旬猶肆行不去民之荼毒則有不忍
言者矣全灌興安非無官軍民欵然賊衆我寡勢不能敵
未免坐視而莫敢救廣西鎮守守巡衙門亦非不遣官督
兵前來救擾但桂林官兵亦自寡弱戍守浪兵不遵紀律

無先期而逃止有打手殺手數百人其分遣而來
亦果能制賊之死命否耶此賊若非加以兵威俾知所畏
憚則吾全灌之民終無息肩之日伏望仁人君子俯恤殘
民特垂念慮調遣達軍狼兵益以打手殺手選謀勇官員
如馮都指揮者統率前來全灌興安不時往來防禦巡邏
遇有警報隨即策應或密切徑往險惡巢寨相機勦剿或
出奇攻擊如羅知府在成化末年事皆在臨期隨宜斟酌
而行待半年或七八閱月後地方果寧方許掣回若勦剿
之策果行仍乞行仰府江兵備及平樂知府量發官軍四
面夾攻設使猝來攻剽亦乞行仰嚴加防遏毋或任其縱
橫出劫肆無忌憚若然則不惟區區殘氓有所恃賴雖么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麼老病如冕者亦得以苟延殘喘於荒山野水之濱遠近
耄倪人人皆拜大造之賜矣凡此計處不必旌節親臨敝
境但嚴行各該衙門專委任而責成焉則事不無濟矣全
灌興靈之外前所云洛容自大征後至今賊皆窟穴縣中
上下相蒙謂爲修復已久而實未嘗修復府江賊亦恣肆
如故莫如之何今秋嚴布政歸自蒼梧其下承差吏皂死
傷于賊者十二三人他可知矣右江一帶軍民往來道路
常梗日復一日不知畢何所底止凡若此者患執事未知
之耳使誠知之寧忍不爲之處哉恃斯文雅愛喋喋冒煩
伏惟不罪而留意焉幸甚

上外舅少保西軒先生陳公求賑濟鄉郡書蔣

州及灌陽民之困於荒歉者極矣山間所生葛根
與夫染色之樹根有曰金羊頭者掘之殆盡村落之間人
皆菜色有夫賣妻者有父鬻子女者有饑困而自縊者有
菜食既久困憊無力荷鋤田間因仆而死者春仲且然自
今日至於秋成尚數閱月不知將何以堪也往來之人但
見城市之間米價不甚翔貴市井逐末者朝夕營營錐刀
之贏亦足以餬口遂謂所在皆然而不知出郭數里外民
之窮乏固有不忍言者矣蓋城市之衝畧有可觀者往來
之人皆得見之而鄉落之民窮乏不忍言者散處四遠行
來之人固莫之見也鄉落富民往年數稱大有蓄積者今
亦僅足自給或自給而且不贍未嘗出龕合之米以貸貧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民貧民得錢亦無從而糴前所云葛根之類發掘既盡則
將坐以待斃而已古人有言天下有危機禍亂因之而起
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凡爲百姓者
皆輕其死則將無所不至其爲患可勝言哉所宜興發賑
貸汲汲恐後而乃上下相蒙恬莫之省或者方且切切以
催科爲務刑罰惟患不嚴賦稅惟患不急其亦不仁甚矣
周禮十二荒政一曰散利二曰薄征說者謂散利是發公
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荒政之大莫先于
此二者今莫若稍倣其意於稅糧之在民而未徵者則量
減之使凡民之有田而被災無收者皆得以蒙其惠至于
官廩以賑貸之而不責其償官廩不足

則或高時價以招商或發官器以市糴則猶庶幾也
累書以此事奉瀆而尊丈軍務方殷不蒙批答今民之轉
徙困踣日甚一日不忍坐視故復冒昧言之伏望尊丈惻
然動念與總鎮巡撫諸公議所以處此者斷然行之不惑
人言則一方饑孳之民皆將生死而骨肉人人受再造之
賜矣抑冕又聞文公朱子嘗言於其君曰臣曾摹得蘇軾
與林希書論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
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鑒蓋自古及今荒政之失未有
不失于遲者冕惟願尊丈救之勿遲而已此尤惓惓之至
懇也荒政一事果辱俯從則敝州舊政之方爲民患而不
可不爲之擘畫者如差科之偏重驛傳之過勞民款之不
命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附顧東橋憲使跋語

右相國敬翁奉總制大保陳公請賑本州書也旣而折
糧發粟咸如所議饑民賴以全活者甚衆傳曰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殆謂是也璘聞朝臣言相國居禁密惴惴
焉恒以四方弗靖爲已任憂形于色此人人得而見之
然其圖回和輯敷之百司之間而成之廟堂之上者人
安得知之哉此其鄉國一事其懇到委曲必期萬全如
此可以觀相國之心矣璘故與今守章君諍刻于石俾

邦人世世以無忘篤近之仁也姑蘇顧璣謹題

侍御曹公傳

明陳際泰

明御史曹公諱學程者全州人別駕公諱銘五世孫也銘以書經中正統丁卯經魁任潮州府判生穉穉生鵬鵬生體元體元以子貴贈文林郎生學程公字希明號心洛少秉性剛介穎而好學輒有志于古人及壯以詩經中萬歷已卯鄉薦癸未登進士第甲申筮仕石首令清江洲隱沒地建閘平徭民賴以甦丙戌丁外艱歸庚寅起復寧海令築海塘裁陂贖立五社倉嚴捍禦政成而邑畧產芝有斷續復生之異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擢廣東道御史公在神廟發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不宜行者知無不言袂畿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中

五

甸害孔凡十事念邊土久戍詳述幽風以奏且帥屯戍墾荒計五千七百五十五頃有奇奏立規制致有白鷺車前強項御史之號靈武叛悖久逆顏行總督魏學會罪至從軍公挺然錄其功以上癸巳上欲虛震位議金封諸王子垣臣王如堅史孟麟寺臣朱羅京王學會涂傑等持不可俱罷免公疏引九廟神靈入告有入讒佞拒忠諫溺衽席忽宗祊等言金封之議雖寢實大拂上意尋以彗星變陳言曰朝政久輟郊廟稀臨玉趾疎寢門彤廷罕名對語多直切留中未報數建言搜聖怒書公名於御屏中官報曰萬歲震怒公無彊諫爲也公不聽而諫益力會日本關口新破朝鮮欲大舉入寇帝以朝鮮爲我藩籬命將征討師

老無功樞臣議定曰本封事本兵石星力主封議公與同官劉躍毅然以爲不可公上疏曰倭情叵測若從其請又輕朝廷陛下獨不監南宋故事乎遂與石星忤帝不懌竟遣無賴子沈惟敬賫冊往封丙申倭果敗盟惟敬就縛滑弁楊方亨復奏倭情無變請添冊使上更命科臣在此時垣臣葉經美部臣樂元聲朱長春相繼論星失策坐忤旨罷舉朝莫敢言公復義激於中抗疏列七事之非丙引秦檜史彌遠爲戒外引蘇武顏真卿爲法固請罷封帝責規避詔緹騎逮問嬰三木備五毒鉗桎交加體無完膚下公於理欽定大辟更以方亨克使惟敬爲副惟敬巧完封局爲倭嚮道大掠朝鮮喪師失地本兵石星逮獄廷臣請還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公職責令監軍以圖後效不報戊戌帝命劉將軍緹合麻陳二師征之倭遁錦山殲焉海島悉平己亥東事成獻俘于朝上論功賞賚有差獨不赦公公錮獄十有一年百折不回惟以父西塘公不逮養爲痛母太孺人垂白倚閭爲憂忠孝之悃發爲聲詩有戀關心猶在思親淚未乾主恩深似海臣節炳如丹之句後思屏成疾每歲朝審刑官見其奄奄氣息無不相顧流涕都人環視語曰此曹御史也有泣數行下者有不徒相泣且相慰者曰聖天子在上必鑒宥毋過自苦以是刑官數擬矜疑得緩刑公數四臨刑之夕同里在廷薦紳置酒相訣公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後一日縛赴市曹行刑風霾蔽天木拔瓦飛刑官

復奏免猶未赦計十一年前後內閣翰林臺省各部寺官及勲爵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不報屢荷兩宮調護之不解歲戊戌公次子正儒仰天泣曰父囚纍纍年子違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見父之刑與其偷生于世孰若相從地下乎乃徒步抵都門入獄省視見父待斃狀嘔血數升昏仆就地幾絕復甦當卽揮淚刺血草疏擿登聞鼓伏闕下奏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尋自臣父逮繫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尪骨立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臣感動悲激呼號無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繫臣就戮釋父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親恩以全父子之義不報越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明年己亥秋決再上書曰臣之於君義無所逃無所逃則死生惟命子之於父情無所解無所解則生死相關臣思皇上之法無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臣心苦情迫自願面縛法塲甘心代死萬一不蒙矜允臣有先臣父而死耳不報蒙不卽加刑丙午復上書援洪武八年例淮安山陽民有罪繫獄其子請以身代又援嘉靖十四年例御史馮恩以建言忤旨其子行可請以身代二祖皆憐而釋之爲請又不報是歲遇上慈聖皇太后徽號肆赦刑部沈應文等一本始蒙恩釋請成寧道公乃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年而太孺人

不祿又逾年而公捐館後神廟崩光廟相繼升遐熹慶天
啟二年念公孤忠遺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四
年賜諭祭建祠于湘寺之右每歲春秋有司祀焉公於本
州入祀鄉賢於寧海祀名宦有忠諫錄四卷藏於家公生
正儀正儒正儀以父蔭撫州別駕正儒庠生崇正五年奉
旨旌表孝子

遊礧巖志

蔣冕

自余爲舉子至官翰林每歸自京師與人談及吾全名勝
恒欲爲礧巖之遊俗務因循輒弗之果及蒙恩謝事歸忽
忽且三年憂戚衰病殆居其半亦不果於遊也嘉靖丙戌
冬祠祭主事鄭琬德甫自桂林訪予湘臯書屋中乃十二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月朔日偕三客主事陳邦偁宋卿謁予繼妻陳夫人墓於
七里橋北予遂與二客同遊焉巖在城北十餘里深數百
丈前後虛明中尤邃杳廣如大屋三數百楹澗水從西南
石罅中流來數十折北去珊珊作環珮聲中有石乳石菓
石米而石田尤奇高下小大櫛比鱗次脰徑粲然畝異其
形多至數十畝無一同者石田上數步有一石可坐三四
人狀如蟠龍煙雲繚繞德甫欲以雲龍名之予與宋卿皆
譁爲然觴詠其上甚適自巖口十餘步後至此非束薪燃
火則莫能行時積雨新霽高低亂石中澗水出沒其間老
病足踣踟行頗不易兩童扶掖之乃能緩步雲龍石旁別
有一小洞舊傳行數十步寒凜莫前是日從隸中有謂先

是數年曾有二野叟由此前行出城西村落者其言之信否未可知予視其中窅然深黑未能二三步遽悵然而返還坐石上再經石田所至緣石磴上下摩挲古今石刻且誦且行望巖南口益軒豁顧峭壁巉巖茅竹叢翳不可行乃循舊路出徘徊巖口見前知州顧璘華玉所題先兄姓字悽愴久之緣澗回至普澗寺寺廢已久有二三殘碑縱橫草莽中命僕從拂拭苔蘚辨認數過漫筆書四絕句二客皆次韻旬後出益竒大兒詹事府主簿履坦次兒履仁皆執屨以隨乃命坦兒書之於石以紀歲月先兄以四川左布政使便道過家與華玉同遊茲巖未幾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遷本部尚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李

書尋致仕歸而卒華玉今以山西按察使養親於家予則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蔣冕敬之甫也

應泉說

明顧璘

夫氣之將至厥符迺見故陽生則灰動霜降則鐘鳴物理所徵無足怪者柳山故有泉邇者書院廢圯池澗湮塞泉涸不流正德甲戌二月八日璘與中丞蔣公及諸賓僚來訪遺址遂議興復是日命山人濬池卽得故所甃石龍首泉涓涓自口出不數日遂循除而流至山下郡人莫不喜曰泉固有知也哉璘曰不然天地之氣運諸元間以時盛衰其徵在三光山川與人物耳湘南之氣於今爲盛若太

率涇川張公中丞梅軒少宰敬所二蔣公秉鈞中外自餘
方岳郎署之賢聯輝接迹蔚然並與斯固元氣之積而發
焉者也泉之至不其然乎泉舊名達乃更曰應蓋表其靈
矣

洮水考

明蔣冕

洮陽爲縣屬零陵郡載在前漢書地理志後漢書所志亦
同而史記本記有漢將破英布軍洮水南北之說實高祖
之十二年則洮陽正以破布軍有聞於時而以名縣水北
曰陽洮陽卽洮北也前漢書王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
沙定王發之子狩燕爲洮陽侯則元朔以前洮陽已爲縣
矣註漢諸家者皆莫能的知洮水所在蘇林則曰洮音兆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空

徐廣則曰洮音道在江淮間至史焘著通鑑釋文亦謂洮
音兆在淮南蓋史焘字音引用蘇說而所謂淮南者則英
布土淮南遂篡取徐廣之說以爲洮水在淮南皆以已意
度之非其實也惟胡三省灼知其誤且云按通鑑布軍旣
敗走江南高祖令別將追之別將擊布軍於洮水南北皆
大破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
水又在長沙國境內英布之軍實大敗於此杜佑曰漢洮
陽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
在清湘北胡氏此說考據最爲精審史記黥布傳布軍敗
走渡淮數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
長沙哀王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越蓋洮陽在零陵南爲

楚極南之境洮陽之南則越境也自楚入越未有不經洮陽者胡氏以洮水南北爲吾洮陽而用如淳之音一洗徐廣蘇林史炤諸說之謬今陝西臨洮府又有洮州衛臨洮在漢屬隴西郡隴西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洮州衛亦以西羌洮水所經得名春秋魯僖公八年及二十五年公兩會諸侯盟于洮杜氏謂洮曹地因而名之皆與吾洮陽之洮全不相涉東晉時宋武帝繼母孝懿皇后父蕭卓爲洮陽令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功封洮陽侯皆吾全之洮非隴西之洮也鶴山魏文靖公亦謂清湘上谿東出于濂西會於洮正指漢將破布軍處蓋洮水視湘水雖小而縣以洮名顧在湘水未名縣之先自漢至隋皆然隋平陳後始廢洮陽而以湘源名縣歷唐逮宋又改湘源爲清湘云

鄉先輩蕭珪及竇循翁陳孟賓科第考蔣冕

吾全士入皇明來舉進士始蕭珪珪治尚書以州學生舉洪武十七年湖廣鄉試明年第進士其會試也名在五十九其年會試錄於珪名之下書曰湖廣永州府全州學生蓋是時吾全尚隸湖廣故也予嘗見此錄抄本於先師大學士瓊臺先生家故大宗伯華容黎文僖公家亦有此錄二本所書皆同然考之州志及州學進士題名記皆無之珪官監察御史以與千戶喬用交惡被逮謫戍株連鄉人謫戍者數十人豈鄉人忿之故并其履歷不欲道而後之

全州志記題名者遂因而遺之歟抑吾全文獻不足故也
在勝國時雖科舉取士甫行輒罷前後僅十八科然吾全
士之登鄉科者亦未嘗乏方延祐甲寅初科已有竇衛翁
者以明易舉湖廣省試其名第於十六其所試經義有司
爲刻梓以傳見於前八科三場文選中可考也其後又有
陳孟賓者以善賦中湖廣省試其名次亦與衛翁同其所
試荆山璞賦予在京師藏書家嘗得而錄之竇以全州路
貫陳之貫以清湘縣其姓名郡邑若此焯焯而州志及鄉
貢題名記皆遺而不載且二子皆以有文見錄於主司故
姓名得附其文以傳若其他名雖見錄而文不見錄者計
亦未必無也志記又安得不遺之哉此誠文獻不足之故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矣暇日間與州守姑蘇顧侯華玉談及此事侯因屬予筆
之以補志記之缺遂疏其畧如右

致堂流寓全州考

蔣冕

致堂胡先生以紹興二年壬子歲來吾全有初至清湘聞
安仁帥司爲曹成所襲五言律詩四首次年癸丑遊礪巖
有五言古詩十二韻今皆載在斐然集中其集之二十卷
又有悼亡別記大畧謂其妻張宜人以紹興元年辛亥四
月西入邵十二月盜曹成敗帥兵于衡又遷於全西南至
灌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廡割茅遮圍之上下五百餘
指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天風不少休鬱薪禦寒粢食僅給
子六月成餘衆卒入灌江宜人與二姒將子女倉惶奔

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徒從闕然四逸獨餘負轎者不
遂偶脫冬十一月先生奉其父文定命省家歲盡逢宜人
清湘寺中癸丑文定來湘潭秋八月然後尊卑會南嶽先
生初至清湘詩中有稅鞅年華暮及歲晏風雲慘之句與
此歲盡之說當是其年歲除前數日抵吾全至其遊礪巖
詩謂我來庚伏初則先生之去其在癸丑之初秋乎蓋遊
礪巖未幾卽挈家北行是以仲秋長幼始會於衡耳然則
先生寓吾全已閱歷寒暑非泛泛使輅經過者比稱爲寓
公夫豈不宜而前後郡志顧無一言及之何也冕備員內
閣檢宋人所修清湘縣志見先生遊礪巖詩乃據斐然集
較補其訛缺者數字并錄初至清湘四詩藏於家先生諱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寅字明仲建寧崇安人文定公長子五峯先生兄也父子
兄弟皆名列宋史儒林傳中文公朱子嘗稱先生議論英
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鶴山魏文靖公亦稱先生自
遊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之學舉進士與張忠
獻公同名引誼劇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迨廢
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遠徙炎荒幾陷
五十三家羅織之獄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扶植三綱
大有功於斯世吾全旣辱先生流寓則當奉祀學官以申
後學景模仰範之心先生卒官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請郎
提舉江州太平觀冕嘗考先生流寓吾全歲月景仰不已

形於詩

大賢經歷遠年木有輝光偉然千載士為吾致堂
且道遠抑陰更扶陽危言數十上倦倦為綱忠直不少
獨遠謫甘炎荒中年奉父命省家來清湘曾遊漱玉洞一
飲累數觴酒半逸興多揮毫掃琳琅至今木天上遺書尚
秘藏手抄還口誦焄蒿見羹牆翹首仰名德寤寐耿不忘
何當奉公神俎豆臨郡庠

跋揭文安公全州學記後

蔣冕

右記出揭文安公文粹公諱侯斯字曼碩豫章之豐城人
仕元終翰林侍講學士文安其謚也其為此記在泰定帝
紀元之四年丁卯蓋公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丁艱家居
之筆記為吾州學作而學無石刻州志亦不登載冕嘗錄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奎

之以託藩憲二三君子及州之守貳皆不果刻提學僉憲
慈谿姚公鎮以授州守龍溪陳侯璜刻之而顧不書作者
姓名冕因考元史及黃文獻公集得其歷官之槩書之以
屬陳侯併刻於石俾誦其文者知其人焉昔揭公作記在
泰定丁卯之歲今姚公刻記於石亦以正德丁卯丁於五
行為火文明之象也吾州文運其將自此而興乎文運之
興非以督學得人而鼓舞振作之有其道耶初姚公拜督
學之命吾廣西士大夫皆以文翁常衮之化閩蜀者望之
公蒞任未數年文風士習翕然丕變負異於昔非公身任
教化之責專心一力孜孜不倦何以能然也公先是行部
洛郡縣歸擇士之質美而可教者聚於宣成書院中

規條因材而篤教有次第不亟不徐務令學者涵養本原
辨析義理講求制度以成明體適用之學而於時文之險
怪者則痛抑之一切詭經畔道之言雖工弗取且聘江浙
閩楚間儒者及各郡邑學官之明經術者分經教授一時
人材多所造就其有功於吾藩甚大雖文翁之於蜀常衮
之於閩亦不是過至於惓惓先正之遺文而表章之以作
士氣以興文化先一州以爲諸郡邑之倡特公篤意學校
中之一事耳未足以盡公也記刻旣成附書其後以致感
仰之意云

陶澈齋墓稱呼辯

蔣冕

鄉先賢宋寶謨閣學士陶公崇方理宗寶慶初元以著作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佐郎上保業慎獨謹微持久四事帝嘉納之且曰卿所陳
四事切於朕躬朕當行之其畧見於宋史全文元人修宋
史採入理宗本紀而不爲公立傳其履歷治行皆莫能詳
惟郡志謂公字宗山少聰敏十歲賦筆山詩有驚人句登
嘉泰二年進士第歷任兩廣名試館職慕柳子厚爲文嘗
撰朱鏡歌鼓吹曲及楚詞七叙以進於朝理宗在潛邸時
公爲講讀官龍飛被名首陳保業等四事及因輪對又陳
郡縣武備厚民生厲士氣之論與時宰忤黜知信州終於
任贈特進謚文肅有澈齋文集行于世子夢訓典春陵端
陽兩郡終監丞郡志又云公歷官行事見國史而竟莫詳
公之所歷何官今惟郡北洮村坊有覺苑寺寶慶以後

額書公職銜甚備曰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崇政殿說書兼侍講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知信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清湘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陶崇寺雖重建於元至大三年而寺額猶是宋人書其書公職銜可信無疑公墓在昇鄉安道市北路傍石翁仲石獸尚存蓋當時賜葬鄉人稱爲陶學士墓或稱陶大監墓二說皆是而成化中修州志者乃云陶大監墓俗呼爲陶學士墓則不考之過也公嘗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省有監有少監爲長貳公由著作佐郎歷貳而長故當時有大監之稱後又進寶謨閣學士尋知信州故當時又稱公爲學士則公之墓稱學士或稱大監無不可者自唐宋至元凡官秘書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崇文諸監者類有大監少監之稱或止以姓加於官名之上曰某監如知章稱賀監誠齋稱楊監故周文忠公必大詩有楊監全勝賀監家之句虞文靖公集有送宋誠甫大監祀天妃又有爲歐陽原功少監題宋好古竹二詩此其尤著者至我朝專以太監少監名內臣長貳今內府二十四監皆然外臣雖有國子欽天上林苑諸監而其長貳則不復以太監少監稱之矣蓋前代所稱大監之大讀爲如字而今代則稱大讀爲泰州志豈習聞今代所稱遂誤以前代所稱者混而爲一不復分別耶鄉人閱州志槩以爲疑因漫筆爲疏其畧如右抑公官至侍從方以舊學爲時君所寵任乃以忠言讜議見忤時宰出補外郡齋志以

則其平生持守之正亦可槩見不獨文藻之逸發而已惜其言行無所於考不能得其詳也宋人清湘志謂公歿在理宗朝所忤時宰豈史彌遠耶抑韓侂胄邪

建鄉石沙藏固嶺墓表

蔣 淦 郡人

郡族有以彭城著姓如晨星繁惟石鼓上世盡事力田有古龐冀之風遞至信庵君無慮十數傳乃劉氏之發脉衍慶美哉始基之矣君諱潮字應期正統十三年三月初七其誕辰也嘉靖元年二月五之日其易簀也窆於建鄉石沙藏固嶺作己亥向則嘉靖四年四月也厥伉儷先後四趙王氏無一舉獨先唐氏舉一子諱志賢繼室唐氏生二子諱志學志高一女未適殤君傲山林殿市朝何能以文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文之惟是世有儒隱得趣在丘索與世忘有德隱好修在言行與世忘有農隱適情在山水與世忘君卽未軒冕然樂善不倦好施不吝蓋卓爾里黨間人有修怨相鬪者互爲質卒仗一言解月且至今稱重求田問舍尋壑經邱不役役於境中若有情又若無情所謂儒德農三隱殆兼之矣識者曰惟其有情故能肇基家業承先裕昆惟其無情故能息緣養性引年發祥且不遯君之先而逆君之後則德厚自流光卜兆於茲當必借馬鬣精靈而得全全昌者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倘謂是與不佞以粉榆兼葭華始次其畧以塞諸純孝之請

劉君信庵像讚

蔣 曙 郡人

瘞瘡之態挺挺之身弗情以肆弗戚以羣栗然若玉煦然若春匪唯可畏而實可親是則所謂郡中長者劉公信庵之神也吁果盡公也哉觀夫孝友之純一本於天授忠信之行茂著於鄉隣不冒榮以炫俗寧捐已以濟貧凡一動一靜無適而非義或隱或顯何念而非仁使若受一命以宰百里必能推至誠以福斯民惜乎莫獻荆山之璞終垂湘水之綸顧宜多富多壽賢子賢孫流芳聲於有永衍慶澤於無垠又何必山中之宏景谷口之子真而後謂之曰古人古人也耶

修州學後記

明蔣 冕 郡人

吾全學校自洪武初則知府鄱陽章侯在正統成化中則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六

知州錢塘周侯新安汪侯皆嘗致力雖規拓葺治其勤勞工費不無小大難易之殊其爲有功一也及顧侯興造後之五年正德戊寅同知隨郡張華先後請於巡按監察御史長樂謝君天錫黃岡曹君珪修繕大成殿東西兩廡繪飾先聖先賢之像買石增砌殿前露臺左右各加二等深三十尺高廣始與殿稱己卯曹君暨提學按察副使大庾劉君節又以戟門及學前之步雲橋及橋亭及戟門東北尊經之閣皆日漸頽圯屬知州太湖章諍會計財費修之乃令華董其事而督工則在城義官江榘袁謨也工尋告完又市甃以易戟門外土垣左右隨地形高下總三十餘丈又以靈星中門一梁中斷易以堅石嘉靖甲申章以遷

官去普安沈尙經繼來爲守既三年丙戌乃繕明倫堂東西齋及諸生學舍明年丁亥市步雲橋南右偏地一片俾廣狹與左相等初靈星門外惟一小徑以通東西往來其南隙地皆居民園圃室廬鱗次於其上叢篁灌莽蔽翳擁塞周侯始以公帑餘貲易之居民最南樹坊牌一所稍北亦如之南則扁以養賢街北則以文運亨嘉扁之又北洿處則架石爲橋卽前所謂步雲者蒙翳始剗闢矣然橋南街比西偏稍狹至是廣之然後東西如一截然方正又於靈星門外兩旁墻垣舊用土築者悉以磚易之先築石爲基上又覆之以瓦東西各三十五丈有奇尊經閣前級磚與石之破缺者判官羅尙義補治之學西外墉則吏目仇愈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嘗督視版築之事工旣訖功沈張羅偕來謁予曰前此顧侯修學先生嘗記之矣今亦願有記也遂不悞諄複而爲之記廿六修葺次第如古使人知前後諸君子皆嘗有功斯學者也嗟夫學校之修廢人才之盛衰世道之隆替繫焉是以識治之君子未嘗不致力於學校然非先後禪續均以人才世道爲心如吾州守貳自章周而下諸君子則何望焉學宮規制一旦增卑爲高闢隘爲廣易腐爲堅飾舊爲新煥然完美如今日庸可不脩書之以告後之君子尙其相與繼繼承承於悠久哉

送僉憲姚公提學廣西序

蔣冕郡人

粵西與閩蜀其地在秦漢以前皆號爲僻且遠聲明文物

不得與中州並然漢至景帝末年蜀已文化大行其學者
至比之齊魯閩在唐建中貞元間其長材秀民通文書吏
事而可與上國齒者亦徃徃效用於時其化已自翕然粵
南於其時視閩蜀則尚不無少間中間非無曲江武彘菊
坡諸名賢率閱歷數十年而始一見不能如今之日趨於
盛也然粵南又自分東西今日以西視東尚不異前日粵
南之視閩蜀豈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其至也不能無遲速
故其發之於人也亦自不能無先後耶然嘗竊怪天地之
氣未始歉於古而餘於今何獨人才之盛衰乃古今若是
其異考之班孟堅之說謂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而韓退
之稱閩越之人舉進士自歐陽詹始未嘗不推本常衮化道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之功則知人才之生雖由於天而所以成之者人也未可
一切委之於數也特氣化流行而發之於人者既不能無
遲速之漸則所以振作鼓舞以輔成乎其天者亦當漸有
其人以任之如文翁常衮之於閩蜀然此古之賢人君子
所以有幹旋氣化轉移世道之功也今年禮部員外郎慈
溪姚公擢廣西按察僉事奉勅提督學政命下吾藩士夫
之寓京師者舉欣欣然謂大將有意昌吾廣西之文運乎
不然何爲上惓惓焉爲吾藩督學擇人而得賢人君子如
公者以有茲命也文翁常衮之化行當見之轉移幹旋之
機其將自今日始矣羣然一辭轉相告語莫不喜傳而樂
頌之公拜命至是纒數日耳行李書冊尚出滯輦轂之下

足未始躡乎三湘八桂之途日未始睹乎璫筭玉符之
而士夫遂以文翁常衮擬之公果何以得此哉蓋公素以
文學負盛名于時而尤精於科試之業且性行粹懿言議
英發開口論天下事是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犁然當乎八
心人無不樂親之者自第進士官郎署以來政務多暇開
門授徒多至百數十人公每親爲搃按講解至於微辭與
義言尤懇到凡經公指授去而捷春官奉大對者每科常
數人列官館閣臺省外至州縣庠校甚衆其教有成效彰
彰明著班行孰不欲艷此公所以有今日之擢也公仰荷
皇上惓惓簡擇委重之意能不思所以恪盡職業以求無
負哉昔公之私相授愛也尚人人皆有所造就况今奉九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十一

重明命賤專教事其所造就將不倍蓰什伯于前日也耶
予知公必能以文翁常衮之心爲心而不自已也心文翁
之心則文化大行不患其不如蜀矣心常衮之心則長材
秀民效用於時不患其不如閩矣天將昌文運於吾廣西
以與閩蜀並驅爭先而督學之任得公司之鼓舞振作以
輔成乎其天者宜無所不至則夫幹旋轉移俾氣化日以
盛而世道日以升光耀永垂竹帛直與文翁常衮齊名異
代他日自有文章大家如班孟堅如韓退之者大書特書
以傳於天下後世予言惡足爲輕重哉敬書以跋
賀總制軍務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

御史陽明王公平寇序

明蔣冕郡人

皇上嗣大歷服之初吾二廣播紳士之於朝者族談旅議

以二廣寇亂相仍近數年尤甚非得奇特瓌偉不羣之才
忠誠體國而不苟目前之安者撫之莫克有濟若新建伯
南京兵部尙書陽明王公其人也聯名具疏懇乞起公於
家疏將上諭於內閣銓部諸執政大臣僉謂公純孝人也
兩三年前公之太母夫人沒公尙連章求歸卒喪事今公
之父太宰實菴先生年垂八袞方以疾卧家公跬步未肯
離膝下也胡肯遠去數千里以蒞尔二廣乎莫若待公終養
後起之未晚疏遂不果上未數月先生捐館舍公旣免喪吾
二廣寇亂相仍尤有其於前日中外臣工疏請起公者踵
相接於廷皇上俯從僉議命公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
兩廣江西湖廣等處軍務暫兼巡撫以平田州思恩寇亂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三

勅旨再三丁寧鄭重公辭不獲命兼程西邁節鉞駐蒼梧
未數日即躬至左邕以臨思田邊境散冗兵數千人各還
本土省冗費冗食無慮萬計又創立敷文書院日與諸生
講明義理以示閒暇將無事於用武書院各敷文蓋取虞
廷誕敷文德舞干而苗格之意人皆知公意向所在無幾
何兩府之民相率來歸公乃親詣其地撫綏輯定爲之改
建官屬易置公署民之歸耕趨市者滋衆而兩府以次漸
平又以獐賊之在兩江者恃其險阻不時出沒公肆劫掠
莫如之何乃檄汪叅議必東吳僉事天挺湖廣汪僉事溱
張叅將經帥承順保靖土兵六千人往蒞斷藤峽之仙臺
莊相右陶龍尾諸巢峒未幾斬首數百級尋檄林布政富

翁副使素張副總兵祐帥思田二府兵八千人徑莅八寨未幾斬首數百級而兩江以次漸平寇之在兩府者因其可撫而撫之寇之在兩江者因其可擊而擊之或張或弛不泥故常而惟主於弭禍亂以安生靈也若公者所謂奇特瑰偉不羣之才非耶不然何足以辦此布政既陟都憲撫治於鄖陽濱行謂公撫定削平之功在吾廣右者不可無紀述以爲聖天子簡任得人賀也廼偕兩江藩憲及副總兵叅將知府諸君以書備述其事遣學正石尙寶持來徵予序昔公以都憲巡撫南贛汀漳嘗躬冒矢石破桶岡諸酋險劇賊于大帽山其功甚偉後值寧庶人之變遂倡義募兵擒庶人於鄱陽湖以成興安宗社之大功此伯爵所用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以錫予孫繼承山河帶礪初不可以世論而先聲所加則實由於桶岡諸酋險之破也公既有功宗社其名籍籍在天下雖兒童女婦亦孰不知有不待予置喙于其間而蕪陋之辭亦不足爲公重也特以公所撫定削平之地於予所居相去僅千里而近藉公庇廕多矣况重以諸君子託故不辭而序其事因舉公平生孝義勲烈之大士大夫素所飲聞者以復之且論於公曰吾二廣要害之地寇之滋蔓於西者莫若府江及維容荔浦諸處寇之滋蔓于東者莫若羅滂綠水及後山新寧諸處今旣剽削斷藤八寨以遏府江上游而府江實賊所經路維容荔浦又賊所剽穴其東寇之所經路與其所巢穴如羅滂綠水後山新寧諸

要害地兵威未加文德皆猶未洽公能無意乎以公
偉畧出奇無窮儻稍稍遲之以歲月出其緒餘如昔年處
大帽山故事則吾二廣之地寇盜悉殄而民生其永寧也
可指日埃矣所謂忠誠體國而不苟目前之安亦固公平
生之素心也尙何待予言之贅哉公果不鄙因予之所已
言而推予之所未及言觸類而長之以爲吾二廣生靈立
命則勲烈之在吾二廣者當與前日在江西者等矣予昔
待罪內閣嘗隨諸老以公江西勲烈大書之藏於金匱今
雖老病顧不能以公勲烈之在吾二廣者借措紳士歌頌
於道路哉公其念之勿謂予耄荒煩聒而莫之或省也

靜學齋記

蔣冕郡人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十五

冕髫齒時卽有志於學然日處於塵寰之中思處窮山深
谷以杜絕人事而大肆力焉不可得也是以于聖賢身心
體認之實茫乎未能知而得之歲丁酉領薦來京師拜大
司成先生於館下學既有日先生因呼冕而告之曰小子
知夫聖賢之學乎所謂聖賢之學無他焉心而已矣其所
以求心之要無他焉曰靜而已矣靜以學焉學以求諸心
而無所放焉學之道得矣今夫靜者非處夫深山窮谷者
也非杜絕人事而不與之交接者也使必處深山窮谷杜
絕人事而後學焉則通都大邑之中無一日可學也無一
人能學也則學終不可爲哉是故學不在外而在內靜不
以境而以心心在乎內則雖日處塵寰可也雖日處

可也由是於凡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經左氏公穀孔鄭諸
子之傳濂洛閩閩諸儒之書遷固而降以及勝國之史董
賈韓柳歐蘇而降以及夫當代名人才士之文皆于是乎
含其英而咀其華大肆其力焉凡夫所謂身心體認之實
者使皆有以得之如此則聖賢之學在是矣小子勉之冕
退而識之而向者之思皆渙然冰釋矣因謂先生之言皆
冕之藥也遂摘其中靜學二言而求善書者大書揭於進
修之齋以自勉

廣西貢院修拓記

蔣冕 郡人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統馭萬方之初卽詔天下
設科取士所在藩服建貢院以爲試士之所廣西去京師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十六

雖遠貢院在洪武初已因唐宋之舊而修治之唐宋禮部
及諸州貢院其建置皆在中葉以後唐禮部貢院蓋尙書
省前一坊別有一院四方貢舉畢會於此遂因以試士自
開元中始宋之貢院廢置不常自崇寧至政和間中州外
郡始咸有之未有開創之初卽能敦崇化原留意斯事如
我皇明者聖聖相承法制益脩而人才遂至於不可勝用於
戲盛哉廣西貢院自國初至今百五十餘年凡三遷其在城西
捲仙門者唐宋來已然洪武初始遷於武勝門馬王閣南天
順間又遷於新西門內臨桂縣治西者則今地是也雖規
制視前二處不同而終以卑湫隘陋爲病監察御史謝公
汝儀按治之明年是爲嘉靖乙酉適當開科取士之歲

惘慨然咨嗟力圖恢拓右布政使彭公夔欣然任其事與石布政使傅公習左叅政胡公忠右叅政胡公堯元黃公芳按察使余公祐副使楊公必進廖公紀僉事楊公鳳張公邦信唐公胄申公惠議皆克合爰市民屋暨宗室園圃約袤二千餘尋廣視袤增三之一監臨有堂考校有室雖間仍其舊而僉與暨齋創始同自堂至庭自庭至門自門至於通衢黜聖陶龕次第一新庭中有樓扁以明遠而門於其南則揭桂香扁焉展試士之舍至千五百間而其旁餘地尙倍於此以待後來試士洊增亦無不可容者徒儀門于舊大街之西門內左右創應奎起鳳二樓外爲大門其南正中及街之東西樹綽楔者三中曰天開文運東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曰明經取士西曰薦賢爲國山峙翬飛見者嘖嘖歎美下至庖厨井湑道路垣墉與夫宿吏卒之所養牲之房經畫布置舉愜衆望吾藩自有貢院以來未有規制宏遠如今日者工旣訖功彭公書來屬予記傳公又屢書來促予問古者射宮澤宮皆用以擇士禮不云乎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然未有不先試于澤宮而能與試於射宮者則唐宋以來在外諸州郡與今日各藩服之貢院大抵皆澤宮也澤宮䟽禮者謂所在未詳蓋於寬間之處近水澤爲之今茲貢院脫卑隘而就高明非所謂寬間之處耶夫試士之地尙增拓其規撫修飾其宇宇必惟脫卑隘就高明是事顧士之於學寧可不知觀感奮發求造高大光

明之域以與之稱而可以或苟耶公私義利之間正士之所宜致慎而不可以苟焉者公而義焉惟道誼是崇惟名節是勵則口進於高明矣私而利焉惟權勢是趨惟貨利是尙則日流于卑汙矣明以別其是非勇以決其取舍在士之自處何如耳吾黨之士由茲科試進對大廷他時列職中外隨所器使務皆卓然有立以求仰荅朝廷教育作成之深恩有司風厲登進之盛意然後爲無負也謝公持憲嚴明奸墨望風畏避按治未數月深山窮谷蠻烟瘴雨人跡罕到之處無不遍歷所至汲汲以洗寃澤物殄寇安民爲務方觸冒炎焔而歸席未暇煖又能成此盛舉祇承德意以隆化本且事與禮合彭公協志並力爲是鉅役而勞費不及於民皆不可以不書余公既陞任去而盧公宅仁來爲按察使適謝公監臨試士盧公暨彭黃廖三公實同事於院防範之嚴去取之公謝公蓋不遺餘力而四公亦罔不旣厥心焉是亦不可不書右布政使鄭公錫文副使王公顯高右叅議鄒公輓先後繼至咸欣覩其成也法宜牽聯書遂不辭而爲之記

湘學集序

陳邦傳 湘人

古謂姚宋不見於文章劉柳無稱於功業蓋慨夫二君之難兼爾粵稽我朝樹開國之勳兼有文傳世若青田劉公後是而名公碩輔若三楊二李商文毅輩代不乏賢逮正德末嘉靖初若少傅吾湘源敬所蔣公時稱賢輔公紹奇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穎甫成童發解廣右入太學師邱文莊公登甲榜入翰林
歷宮坊學士吏侍禮書以入內閣襄機政隨其秩位屢嘗
猷爲扈從武宗皇帝南巡孤立於權倖間隱憂成疾不着
戎服不賀威武府牌額諫止留都郊祀懇請回鑾尋偕同
寅受顧命奉迎今上皇帝龍飛以紹統立極頒布詔條刻
別宿弊吁俞廊廟工熙事康以致海宇咸寧宗社永奠地
道無成弗敢貪天功以自伐而聖神離照嘗以効勞嘉之
其事業如此自未筮仕以至賜閒數十年間諸文若詩具
事情明理義凡視草對揚紀述建日暨問訊喻勸褒美乎
人人者率秩秩雍雍正大平實舒臺閣之氣挽敦樸之風
趨軋茁之習其篇章如此學識淵宏操修雅飭而謙厚接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中

七

人處家崇孝友之行蒞官循清慎勤之規矢不避艱危
庶仰裨謨烈知止乞休優游于林下恤民體國老去尤倦
倦其平生如此則兼篇章事業之由也殆有本者歟矧躬
逢盛時而能守法持正非唐之相開元者可倫矣抑豈
叔文之黨攻乎詞者可同日論哉公嘗自集詩文稿成冊
既卒厥子詹事府簿與貞錄以託太常臨桂張君刻行未
幾張歿稿漸散逸家藏原冊造經燼至存傳爲慨惜者久
督學臨海王公念公名臣前哲遺言宜傳亟爲採搜完復
屬同年友夏曹郎臨桂殷君刪次類分刻以行遠是固華
國之文不可磨滅而尊賢發幽力亦多矣昔昌黎韓子集
至宋幾晦得六一歐子迺顯迄今則公文之傳由

哉初厥孫務樵務漁務稼請序於王公殷君君致書轉屬
於予而三生申請蔣陳世姻家先大夫介軒翁與公道義
交偁因辱教愛叵以不文辭也奈時方病瘵未能拔筆茲
三生捧湘寧集來以書速序感念餘輒勉述如右且僭稔
夫初學之觀斯集者勿徒歆羨乎未當自培植其本本立
道充無入而不自得

學始于不欺闇室

明舒宏志 郡人

世之譚學術者則不欺尙矣然冥冥易汗昭昭易餘下學
之始譚何容易也夫學不欲僞僞則機心潛生純白不脩
而去道滋遠喬誥齋宇而可以爲學者非所聞也則信乎
不欺爲尙矣顧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外施仁義而內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中

十

匿機心即賢者猶或蹈之故驟而語下學學不可得而論
也驟而語不欺中不可得而窮也知屋漏之天而後可以
言不欺知不欺之天而後可以言爲學善哉程氏推言之
也夫大塊載我以形耳目聰明而心聖智不學則藹然非
夫語曰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學其可已乎夫學之道
包天地廓四方析八極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皆是物也皇
王得之以制宇內各世得之以銘景鍾素王得之以爲述
作警乎大矣而願云始于不欺闇室奈何齟齬云爾乎嗟
夫至道之精昏昏默默故視于冥冥聽乎無聲宜冥之中
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夫冥冥無聲曠其見之疇
其聞之而君子猶總總過計此不欺闇室之說也且人亦

知乎學之所始而德之所基哉學立乎誠願存誠于廣
易而存誠于幽獨難世之人居常自誓曰吾所惟自欺者
有如日亦唯是希夷淵默中之寧不亦挾智任術以欺世
而謠逸厭縱以自恣睢無天于上無地于下而莫可誰何
孰知幽有鬼責明有清議史冊在前謗囂流後天不可欺
民不可愚作慝于幽徒自欺耳其何利之有吾嘗慨士君
子之林有大欺而莫訾者蜚英騰茂之士藉口強國富民
實貪天功以利己世儒以爲學者之功孰知夫陰爲厚利
是爲欺闇榻管摘辭之儔陰拾古人之餘瀝而自叱以爲
千古盛事世儒以爲學者之言孰知陰竊名高是謂欺闇
講道論德之士德則不兢而逃之性命以爲高才不逮古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全

而步趨舜禹以爲亢世儒以爲有道君子而與之孰知夫
陽爲聖行而陰爲盜跖是謂欺闇三者兢爲矯誣而學術
益日落矣豈知古之學者爲己不矯飾于大廷不惰行于
幽獨當燕間尸居其心若揭日月而行又何高明如之其
信如詛盟則不言之時乎其敬如明神懾之則不動之時
乎文以足志非陰竊名高樹勲報主非實爲厚利履德若
性非假修聖賢之術帝皇素王之學其以此始乎然不欺
之誼翱翔于文藝之圃類能言之豈其甘心而自是以假
不返彼烏知欺是以君子貴辨之早也雖然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始也者賢者下學上達故始于闇室不欺聖人塗
御守神未始有始矣然子思論不顯而有昧于潛伏屋

漏之永其成功何讓焉嗚呼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吾願下學之善爲其尾也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論

舒宏志 郡人

夫君子瑰意琦行褒然稱於天下者則英雄尙矣方策所載倜儻非常之士功若泰山垂榮名於春秋吾意其人必鬼宇喬瑣馴察之每以小心得之者比比焉別有味乎朱氏之言也夫瓌瓌之士其名湮滅者不勝數惟豪傑之士稱焉彼其譚皇王之業若別黑白撥當世之務若數一二其於進爲撫世述作禮樂猶擗之也以德若彼以功若此亦豈不可廣侈其心竒魁其行以恣睢於世而必云戰戰兢兢來何言之隘乎嗟乎英雄固自有真必若所云是虛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全

憍恃氣而非純氣之守也是猖狂之行而非得全於天者也獨不見庖丁之解牛乎批大郤導大窾枝經肯綮之悉當術何工也而其始則爲怵然爲戒視躊躇之後乃名善刀彼小技猶自戰兢中來而况於英雄之士乎沾沾一曲之士猥云果敢不惧可以稱英雄然仲尼不與暴虎馮河之勇而直云臨事而懼則信乎戰兢之爲尙也故明能辯有慎之矢而我大智若愚戰兢而謙不敏是謂真知敏能若承蜩之逝而我猶大巧若怯戰兢而不自多是謂真才勇能抉門關之強而我猶大勇若怯戰兢而不自逞是謂真勇彼自恃其明則殫吾之天聰矣自多其才則隳吾之宏業矣自勇其才則敗吾之勇敢矣此英雄欺人耳非夫

也語曰以此思易則難者至以此思難則易者至事未有
不始於戰競而可以流不朽之聲於天下者也古之英雄
則不然不爲名尸不爲智府落天地雕萬物而不自呂鉅
以傲世履坦坦之途若足二分垂在外而顛越之自虞居
真窳之中若皇天明神實懾之而瞿然思惕然惧當清明
淵默之時白刃交於前而持戈者相屬也其心休休而
懷履若之懼其量恢恢而持捧玉之慎以此批患排難質
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其猶反手乎居大任而不疑履
危疑而不懼蓋其始則常人所忽君子懼焉而戰競之如
彼及其後則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君子獨神定氣凝而晏
如也斯真英雄哉蓋常覽古之史冊栢栗以前不可記如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三

六籍所志禹周仲尼所謂真正英雄非耶彼其抑洪水制
禮樂紹明先生之道而不矜不伐赤舄几几不自暇逸抑
何其戰競也彼押闢縱橫之儔傾危權變之士若儀衍者
流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攘臂霸王之業舉天
下弄於股掌之上而莫可誰何此犂牛之黃似虎狂鳥之
冠似鳳特姦人之雄耳非從戰競中來烏足爲真正英雄
哉昔殷帝有三劍而含光爲土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
可聞而揮之無前無敢撓者則心是已以戰競而可以爲
英雄其猶含光之劍耶雖然戰競可也使過而畏首畏尾
不亦蕙乎故戰競於未事之先則可無惧於當事之際不
從戰競中來而可以無惧亦白骨疑象砮砮類玉似之而

非也吾獨慨夫世之盜名者不可勝數而真磨之失其辨用人者不察同類共棄之此英雄之士所以扼腕於千古也悲夫

續朱穆崇厚論

舒宏志 郡人

昔文忠先生爲崇厚論余讀其篇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白玉毀爲瑋璋純樸殘爲犧樽離淳散質自漢已然月異歲殊于今爲甚今俗之薄也莫甚于薦紳薦紳之澆漓莫甚于朝市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始異之于今益信論其著者則有七焉夫展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楷模一世公卿高其姱節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訾訾庸詠利口嫉蛾眉之善淫笑瑾瑜之有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中

論

玷畫影無形尋聲無嚮過信拾塵之疑攘臂掇蜂之迹將令忠正之士思投珮甘泉明智之臣圖隱鱗箕穎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撓于走飛千里之駒或時有奔踈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而巖巖獨立宏振敝俗或尙行刻意悖乎中庸而灼然玉舉蟬蛻埃埽世乃有執鴟梟而笑鳳麟處駑下而嘲逸足攬撫諧語以肆雌黃巧爲窺言而變白黑使西施以善毀蔽好申椒以逐臭繼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宦達人所羞長孺偃留哲人高致方今乃譏拓落爲尸官誚連蹇爲牢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母乃慙乎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耶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擬人各

于其黨故衡軸之臣則論其遠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
遠者小者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冥冥之行以一瑕而掩
柄臣以細故而議卿執恃子微之寵歷詆當塗承泰顯之
指傾危正士鼎貴大臣蒙謗于非準機變險壬搏擊以立
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龐士元過于揚
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闢衆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瑜者瑕
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慙德爲善者思矣謂賢士
無全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古者青雲之交莫
逆之友河岳雖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叔
牙分金于夷吾進則王吉彈冠于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
之仁隱顯殊而無市朝之喻近世有稽阮風流曹王髦俊

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于斯文
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
過于惠莊相死同于羊左已而彼我異勢貴賤殊塗顯者
無班荆之仁隱者構蜚語之譖嚮者相慕之誠竭來相背
之戾豈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函終朱隙末世
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能爲
世有旣放之臣蒙耻之吏偃鼠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瘼
猶將反噬已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爲上矣德則不競
而市色于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夫濁世陵
夷徂詐颺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踰其深憐人之心山林
不足喻其險陰賊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虻

之嗜膚耳而日之則漂山或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
漚空華都無實義且握機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
雀曾無曾參存故之仁寧有楚王踦履之德嗚呼君子交
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可以明吾之節成吾
之名雖躬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隳人之節而吾因以失
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之反墨墨之
化讒間惜于蠱尾積禍重于邱山故菑人者人亦反菑之
螫人者人亦反螫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已兩得之也
薄者自薄是人與已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趨然遠覽淵
然浚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含垢獨行之夫以矯節蒙
汚士無積薪之疑朝無投鼠之嫌納污藏疾以勸善也慎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六

善終以全交也

失尾

刻文章辨體序

舒宏志 郡人

夫纍瓦結繩藻績其辭世有其人大都銳意於毫芒之內
夸自尙奢窺言者無當卮言日出曼衍窮年其爲物也屢
遷卽巧歷不能得操觚者溺其說矣余竊悲古今才士放
言繁稱多錯出不雅馴總之不離體者近是夫庖犧之前
吾不知已唐虞以後炎炎哉始基之矣渾兮其在樸乎施
及成周離醇散朴春秋以降雕龍炙轂相與鞭弭於中原
角材以圖不朽之業攘臂而談千古盛事然風愈下而趨
愈變其體益入於淫哇模不模範不範未得國能而失其
故步蓋其體始未嘗不善後乃陵夷失其辨也嗟乎元化
鼓氣吹萬不同而各有其形兩儀之清寧卽夷而川實飛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七

走形色以迄於肖翹蠕動其體昭昭又何辨也不寧惟是
匠伯之斲輪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樂官之明音也曲直
繁瘠無相奪也物類之體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故商
邱之木景王之鐘非不呶然大著然匠伯樂官無取焉非
其體也故泛濫其辭者是鳧短續之而長也徑省其辭者
是鶴長斷之而短也此皆不明其體而游墨之外猶天地
四方易位而終爲匠伯樂官噓也不亦謬乎嗚呼自三代
以迄于今濫觴滋甚若東注之河疇能挽之其氣蕭然若
儂軍之氣沒世不復振誰能起之其體月異而歲不同恢
鬼詭譎倏忽萬變不可名狀吾不知其所紀極也卑卑下
里之七刻其無益以炫竒猶且咲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

獨拙享敝帚以千金託馘音於九皐童而投簡終身作之而於體茫乎未窺其朕也經國之業其將能乎明德挾三王之趨觀軼五帝而長驅而潤色鴻業者稍得西京吳氏乃述陶唐以來迄我明文之爾雅者凡五十卷名曰辨體臚分縷析各以類聚是書之編蓋具數善焉凡類述作者之旨示本也始三代志盛世也祖先秦以及於六朝而下不以已人期期而廢之以廣教也若歌謠訓誥移檄箋奏箴記贊頌碑銘謚冊咸識之以備體也偶句近體詞曲列爲外集以盡變也今當世修詞之士和宮羽而上下數千襍體若臚列騷雅之士和宮羽之變而犁然有當於桑林之舞紹明六藝之法繼經國之大業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六

然予小子猶有進焉文之體有涯而用之也無涯有涯者可辨無涯者將存乎書策乎抑在其人也夫孫吳之法圯地衢地介冑士類能言之而或勝或否醫和盧扁禁方人人能知之而不得其要妙余思士之明於體而闇於用也因具論之俾無守拘牽之議而務當於古之作者故作辨體序

新刻詞林典故序

舒宏志

郡人

夫從政者必擇令典而行之官是以能宿其業士無越俎政無離局能用典也明興剏制疏爵諸司世世視成事按職展承無相渝唯茲承明著作之林握三寸管以事主上雍容經術薄領文符文皇帝以來遴諸詞臣入禁中與上

圖議政事輔翼佐命之臣皆由是起職任視諸曹極簡易而最巨列聖假寵詞臣會朝著雖介然秩曹卽位而夷於九列三公以上長揖無少遜體貌視諸曹至貴倨而最尊尸局者習見其簡易日虞於湛樂不復知有一切職司簡貴之士俛起家而居諸司石自鉅甚張謂他曹孰與我大夫已事故然又何異也二百餘禩時移勢易故籍多所變更東觀諸臣卒無常經其誑適從一彼一此有豐有省人各有曾湯而逸於典制之外錯雜不稟於一夫文墨小吏斤斤踵故牒引繩墨猶思不給况詞臣橐筆侍從倘不明於故而習於事將搢搢棄命廢職重爲詞林玷當揀者乃討故實而參以時變昔之亂制者以義正之臚列其槩爲

全州志

卷之十

藝文

十九

一編書曰詞林典故其職始請筵而迄於爲使其儀始受任迄於開館職守冠以勸講明起沃也次編庠示大業也又次試士重舉善也記注係直以下其事殊矣其世職任一也卽任及朝燕諸儀彬彬乎詳而有體也交際服從及庶常諸儀昭文章明等列熙熙乎辨也後來者卽未狎其政一視諸故府展四體以脩業可以幸無罪其奉職以稱上意其飾節以謹事先進而交他曹之薦紳大夫諸詞臣以序守之待上則忠敬重先進則順遇諸司以禮典故足徵也自今以往所不唯權索是循而或有二事者則籍在史局其可易乎夫行師者中權後徑前茅慮無奉其典禮則師以無僨農人循畔行

越思則稽事有成能用與者

其效固若是嗚呼國家之禮詞臣有加於諸司當二祖諸
諸詞臣獲賜清燕之間實初之色時時在上前稱說詩書
論思廣屢細旃今虎觀詞臣談經術習爲已事不敢甚引
當否起居編纂之臣亦惟純詔諭及六尚書故牘而已於
左右史書言動之事何有焉典故所載其大者無踰講幄
起居徒備其職無當於縣官詞臣幾乎懸疣矣畧其大而
多言其細典將焉用之善川典者圖其大而毋忘其細可
也書旣卒業乃論著其大者而序之

淡泊寧靜說

舒宏志 郡人

昔蜀諸葛武侯嘗言吾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固武
侯相業根本亦吾輩所當終身佩服而不可須臾忘者有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九

味哉此二語也愚爲之說曰水之性清土泊之則清者濁
矣木之性靜風搖之則靜者擾矣人之性貞欲眩之則貞
者禱矣夫人心之初湛然漠然曷嘗有一毫私智妄念於
其間哉迨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之餘不櫻情於濃
艷則役志於紛華試語之以淡泊語之以寧靜鮮不相顧
竊笑其指以爲迂譚不知吾心吾性原自淡泊寧靜中來
粵稽上古有蔬食水飲而樂在其中有簞瓢陋巷而不改
其樂彼仲尼至聖顏淵大賢豈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人
殊哉蓋其性真之天方與造化俱與萬物遊其視塵俗之
紛紛靡靡蓋不啻蚊虻之過前蕉鹿蝴蝶之倏爲有無也
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古聖賢之高風武侯

雖賢疑未及此而就其所養亦稍有近似者方其高卧南陽抱膝長吟遊蘆以居身醜婦以寡欲迹其所處若將終身焉曷嘗一念之動於功名富貴哉及其應三顧之執展匡復之畧出師二表忠貫日月木牛流馬妙絕古今自非養之素定見之素高疇克至此萬代而下稱爲人中卧龍而譚相業者必歸之也孔明蓋庶幾知道者與奈何世道愈下學術愈漓食不斲養生而務爲五齊八珍之腴衣不斲蔽體而務爲齊紈蜀縠之麗居不斲安身而務爲瓊樓玉宇之制推之目欲視美色耳欲聽滌聲嗜欲無涯則求所以足之之計亦無所不至由是甘媚寵之羞效齊人之行營營然日舉其身心而奔馳於聲華利欲之場而不爲

之少息何者嗜好亂於中衆欲牽於外惟不淡泊故不寧靜終其身卑卑焉志爲物喪而一無所表樹可愧矣士君子固有志爾志於道德者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其心是故棲遲邱壑嘆傲風雲朝一藜夕一藿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衣敝緼服懸鶉其視絺繡龍袞曾弗文於此矣繩爲樞甕爲牖其視瓊臺瑤室曾弗華於此矣自淺夫俗士觀之若曰君子之淡泊自處如此而不知君子之心且泰然無累浩然莫禦至寧至靜而其天不撓由是出其才以建大功立大節當大難之衝若探囊而索逆刃而解何者素所積蓄也視之紛華濃艷者竟何如雖然城中高髻四方一尺然則欲返淡泊之風崇寧靜之化又必有所

以倡之者愚因武侯之言而有感於心乃冒爲臆說以俟
知道君子

少傳蔣公敬所墓志畧

明龍大有

公諱昂字敬之號敬所姓蔣氏世居全州其系始出漢安
陽侯琬之後曾祖諱貫刑部員外郎祖考諱安隱德不仕
考諱良雲南河西知縣俱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兼太
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曾祖妣蒙祖妣滕妣郭
生母陳俱累贈一品夫人天順癸未二月十二日公生於
河西官舍幼穎敏十歲喜屬文讀書過目輒記不忘年十
五舉成化丁酉廣西鄉試第一及領薦如京師邱文莊公
見而大奇之遂命從學古文辭成化丁未同厥兄戶部尚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十一

書梅軒公舉進士選入翰林院庶吉士宏治己酉受本院
編修癸丑充經筵展書官庚申以編修兼司經局校書尋
陞右春坊右中允甲子乞歸省母乙丑奉母之京以纂修
通監書成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丙寅武廟登
極命充經筵講官更纂修孝宗實錄丁卯陞侍講學士公
先後在翰林念有一年聲望隆然爲天下重信全湘靈氣
之所鍾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我公有焉戊申以內
艱憂家居值歲凶州人飢甚公乃寓書常道其陳古人救
荒後時之弊始發公廩濟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其他如馬
船之困於造解民壯之困於遠征後竟以奉旨得免州人
至今感焉己巳服闋復任庚午主應天鄉試一時得名士

未上命公教習庶吉士許成名等於院署五月陞
少詹事兼翰林院待講學士尋加散官授中順大
夫十二月陞吏部右侍郎壬申進階嘉議大夫癸酉尋轉
本署左侍郎甲戌二月奉旨以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專管誥勅十一月陞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本
年考滿以例廕長嗣履坦爲太學生欽賜新鈔羊酒十二
戶公辭免陞職上不允奉旨褒嘉乙亥公自陳乞休上不
允丙子九月奉勅以禮部尚書陞文淵閣大學士有玉帶
之賜公又以重任具辭上不允又奉旨褒嘉丁丑五月上
以山東等處盜平內閣大臣贊謀有功賞銀五十兩紵絲
四表裏還廕子任一人做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公具辭復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三

奉旨褒嘉准辭世襲武職改廕文職中書舍人公亦不敢
遽受七月陞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具
辭復奉旨褒嘉所辭不允是皆公出翰林登臺輔履歷之
大概也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我公有焉戊寅四月公
有疾兩承欽賜內珍諸品七月公以疾乞休上不允復奉
旨褒嘉於時公尙在告聞聖駕出京上疏極論稱謂不嘗
言甚激切不報自是隱憂成疾三疏乞休俱不允蒙溫旨
慰留已卯四月公扈從南待時遊擊江彬擅權擁兵公處
此危疑之秋憂悴不食力陳利害懇乞回鑾皆不報至十
二月欽天監具奏明年郊祀期近上欲於南京舊壇行禮
公乃開具數款進呈謂祖宗配位南北不同聖心嘉納遂

有大祀日期另擇來看之語自是不意又復因循公乃歸
行宮門街次泣請回鑾上以郊祀未奉歉然於心乃於庚
辰年十二月旋蹕實公之力也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我公有焉辛巳正月三年考滿奉勅褒嘉進以少傳謹身
殿大學士改戶部尙書公具辭不允復奉旨褒嘉辛巳三
月宮車晏駕江彬承握重兵欲謀不軌人心洶洶危如累
卵公遂趨朝同少傅石齋楊公具本請於昭聖皇太后擒
誅巨惡時有內監與彬姻親力阻不進公與楊公歷數彬
罪逆滔天始畏攝進入自己至未得承懿旨允行遂以安
乾清宮吻獸計召彬入擒之付法司處以極刑先是密請
懿旨定策奉迎今上入正大統辛巨惡先擒都城寧謐上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五

乃得從容至京尊居大寶實公之力也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我公有焉嗣承推恩議封伯爵公乃累疏懇辭上
亦累旨褒嘉有卿功在社稷封爵之加義不爲過而乃具
疏懇辭至於數四第重違卿雅志已准辭免朕心快然賜
宴進階及文武錄蔭畧示朕報功之意卿再辭不允癸未
二月又當會試天下士上准禮部議請命公主之取進士
四百人視他歲爲最盛四月公以六年考滿上賜新釵羊
酒等物是月公竟以疾累自陳乞休上乃許之有月給米
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寫勅着馳驛去仍勅兵部議贖
子一人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議上奉俞旨行該省布
政使司查取應贖兒男奉贖先是長嗣以原應太學生錄

選詹事府主簿奏乞送公歸家蒙允隨丁內艱查取承廕
至今未經起送嗚呼是皆公精忠大節高薄雲漢望貫金
石耿耿不磨有如此其他功業在朝廷惠澤在海宇聲譽
在後世自有國史大書特書不一書茲不敢悉也公先配
陳氏教諭贈右通政郡人章之女誥贈一品夫人先公三
十一年卒繼配陳氏所封亦如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湖廣應城西軒公金之女先公八年卒晚置側室唐
氏劉氏李氏公伯仲三人長即尚書梅軒公其同母弟壽
爲庠生早世子男二長履坦以廕授詹事府主簿具奏養
病次日履仁乃劉氏所出嘉靖十七年十月初二日在家
病故坦娶本郡陳府同璲之女繼則娶桂林胡長史傑之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九五

女焉履仁娶桂林楊僉事鏊之女繼則娶本郡郭司訓蕃
之女焉孫男三俱庠生長務樵次務漁係胡氏所出次務
稼郭氏所出孫女三人胡氏出也長適郡庠生滕尙章次
適儒士滕美章次適余之第三子庠生銓公以嘉靖十一
年七月十二日卒得壽七十次年四月二十五日葬公於
城南恩德鄉尹家塘之原負丑面未實太夫人墳右也詹
簿君永念不忘因與予有男女締姻之雅捧公事實懇請
記叙履歷表於墓次果辭弗獲遂作墓志略以歸之天下
士知與不知咸曰敬所云皆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仲冬望
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等處
地方姻晚生茶陵雲東龍大有頓首拜書

王侯生祠紀事

明曹正儒 郡人

王侯蒞全郡四載而民立生祠祀焉諸父老謂不可無紀事蓋聞之諺語深山野叟相與畫地而辨長吏若辨黑白無他以其直也稽之禮謂祀以報德夫建祠於去後他郡邑往往有之至若見任經營於例有禁也今全民沐侯愷澤奉侯生祠見任創建肫肫懇懇何媚侯若是先是庚午冬王侯述職入朝聞有進餉謫級之報民涕泣控訴當道借寇無繇謀爲建祠辛未春卜吉經始繼而傳侯餉完復任民間之莫不欣欣然喜且相與怒焉憂之曰是舉也爲報德耳今侯復來倘有援見任不得立祠之禁得無以報侯者累侯非所以愛侯也不若將衆資助建鳳坡書院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六

留以爲報侯地於事較便上訴檄州議行署州事永寧太守鍾直以民情上達謂侯清同酌水愛若保嬰百姓欲建生祠暫改書院意待再來之鳧鳥賜金言旋借題近署之鳳坡高山比仰據師生輿論一口勤閣橐丹艱齊心弦誦在茲若鼓易使愛人之韻衣冠儲厝實蘊庶桑長壘之忱厚道可風俯從亟請未幾侯履任且力阻之欲移爲敬一亭重違禁也民懼方侯命私相語曰今日之書院他日尸祝地也欲善所爲須籲豸臺先確往訴檄本府司理程詳覆王知州高標八桂清澈三湘士民欲建生祠暫開書院近署樓臺作表去思遺愛向陽花木鼓吹來暮興歌追峴山之泪碑院假書識仿甘棠之芳蔭坡借鳳題前駕龔黃

斗山在望上方卓魯尸祝時瞻應協輿情俯從轉請得此
二議而民奉祀之意昭昭當路侯改移之念乃已聞之誼
曰使君去怙誰兮廟貌雖設心悽悽使君來心豫哉毀儂
興作心復惺繫何幸遇鍾侯鬱鬱下情今使通又何幸遇
府主直達下情民鼓舞嗟嗟一祠耳忽焉悲歌慷慨忽焉
踴躍歡呼侯何以得此於民哉我全當百粵之衝役繁賦
重風稱巖邑邇來軍需膳田等課加派不已民不聊生蒞
斯民者憑其技獵斯譽以爲能急催科如逋亡卽游刃有
餘無如民凋瘵何矣侯惟以德服民一若不欲有爲以是
民亦安之凡若所征輸祇令惟正是供無卽於墮政足以
取給王事而已於斯民豈有愛也至諸所規畫因革事宜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七

思之每至忘寢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疊疊問疾苦必
竟辭彼蒼者天寔式臨之絕板捏之苦免商賈之稅定夫
馬之令無追呼之擾幾處修建常祿之外不屑受民一錢
大都侯清白耿介仁惠寬平正直性生不欲飾餽問阿上
官諸貴人意致疲民以取譽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可以風百世抑可以食百世矣按院畢馳之薦剡有徵
收力革火耗聽訟不徇情面順民所欲不急奉公語誠爲
實錄禮謂有德於民則祀之侯其有之矣祠旣告竣民束
於禁例不敢輒奉侯入祠私肖侯貌祀之家意有待也一
日報侯左遷民哭泣如失怙恃曰廉吏安可爲也廉吏而
不可爲則天下之爲廉吏者益寡矣將如吾民何雖然古

有三去相而不悔者知非已之罪也吾儕小人望闔萬里雖不及告無罪於天子獨不可告無罪於當路於是公義憤然闔全之民與諸縉紳及諸弟子負相與赴告攀留雖不獲如願亦以見直道在斯民不容泯云侯像既具侯雅不欲當爰令塑藥王神像俾勿易民相願愕然謂拂初願繼思之侯壽民之心正與神同也昔淨德王嗣經八百劫常行藥救衆生又經八百劫恢宏正化侯此舉也安知劫劫生生侯非神耶神非侯耶同祀猶大愉快隨擁侯像入神座居後而高尊之也體侯意也侯稍前親之也愜衆意也父老曰闔郡報德之舉若寔倡之時將遠遊能嘿嘿乎余知侯不欲以此自著也侯德政在口碑未易更僕數他

全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中

六

日聞其人與政於內廷自有卿大夫秉椽筆以志不朽余野人之言俚而直姑記其豎造之繇及侯愛民之畧聊以當實錄云侯諱國相字敬昌號調字山西聞喜人筮仕廣平府通判有賢聲崇禎丁卯陞任全州

聞喜王侯蒞全德政碑

明趙獻素 郡人

王侯惠我全民民不能忘既爲祠以事之祠有記亦頗悉其寔民曰未也侯之治全政如良醫師之診候表裏虛實標本緩急洞然于中然後盱衡審諦劑合之爲良方是以試之而凋瘵輒起今侯雖去其種種德政固所稱經驗對症方也盍鑄石而傳之俾後來調劑我全民者弗戾乎虛實緩急之候召父杜母先後一揆我全民尙亦勉吉康世

德食侯之德罔教吾儕豈無意乎噫吾於是知王道之入人深也以其誠也誠故能動誠故可久矣不然我全自明興以來從未嘗爲郡守大夫建一祠夫固風氣醇寔民無或胥請張爲幻其秀者則有蔣夕定及諸蔣與陳舒諸先達忠厚正直之家法在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所漸摩舊矣乃今於王侯獨爲是崇祠崇祀豐碑載德肫肫然不一而足若孝子順孫於其前人之嘉言懿行惟恐或墜者報王侯乎哉匪報也誠所動也王侯以誠動民亦動於誠夫如是孰能禦之或者曰以王侯之賢且能而不免今日之轉惡在其誠能動物耶曰否春秋而下公論在民間者居多故孔子言三代直道而斷然屬之斯民也民勢汙而族衆

全州志

卷之七

藝文中

九

汙則易虐衆則難欺惟民與以不虐真不虐矣與以不欺真不欺矣不虐不欺民皆信之心悅誠服金石不能比其固圭組不能喻其榮時代不能易其久區區警眼升沉寧足定賢者哉昔人有言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夫不得罪於百姓斯不得罪於公論不得罪于公論斯不得罪於天地神明矣可畏非民信矣哉故民以王侯德政比諸經驗良方則真良方也謂予不信則藥王臨之在上

